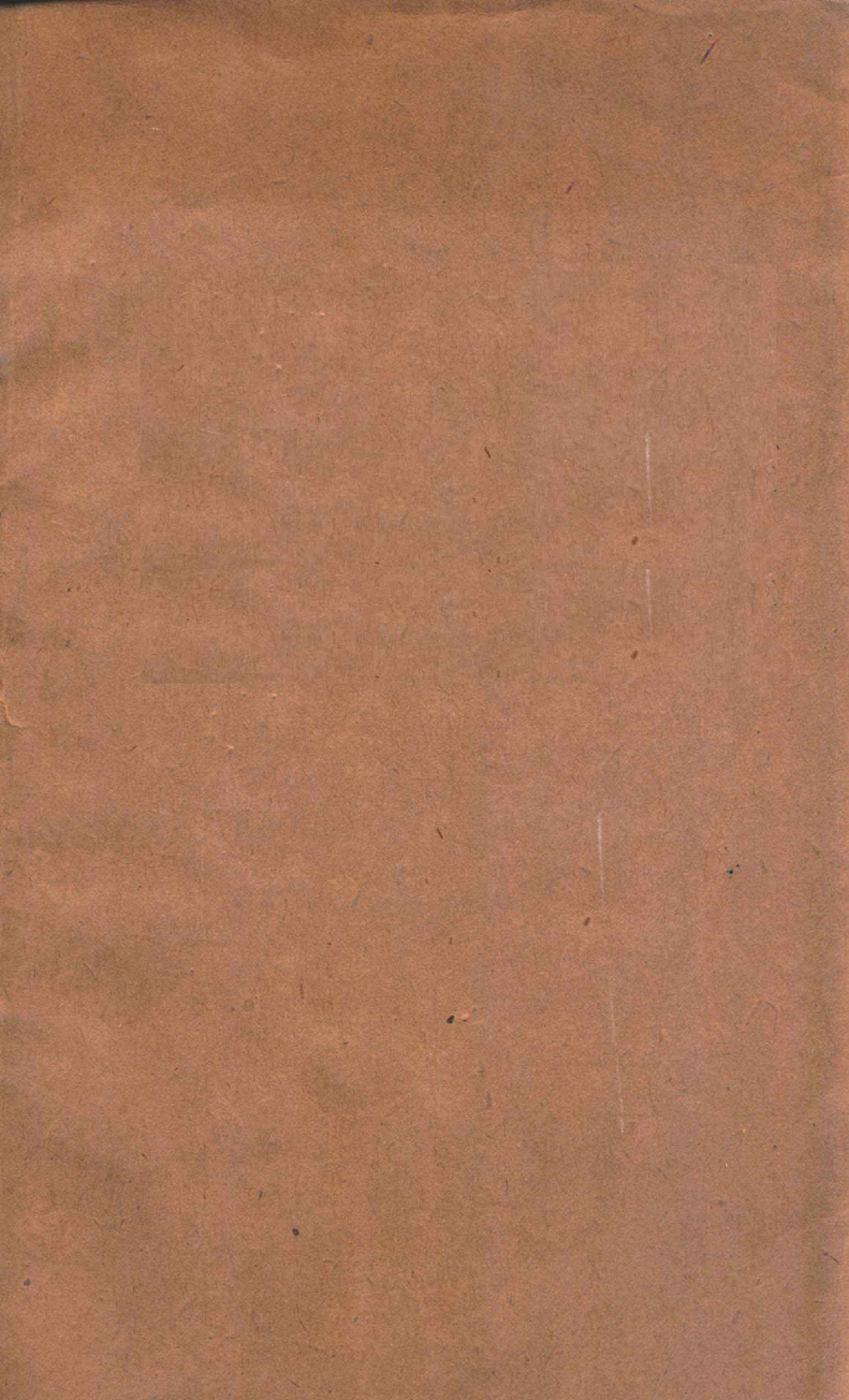


理數合解





北海老人著

理數合解



天津崇華堂印

民國二十七年季春月

理 數 合 解

天津崇華堂重印







# 理數合解序



竊思混沌未開。理無不在。鴻濛甫闢。數無不周。理常而不變。數變而有常。故理曰定理。數曰定數。此固不必解。而亦無可解者也。况乎執中精一。虞帝探理學之源。衍範敍疇。箕子詳數學之目。前人之說備矣。將庸何解。然而不解。祇待人之悟。何若有解。以釋人之疑。故聖教無隱。性道亦示。諸賢至誠前知。因革可窮百世。是皆以解解之。並未以不解解之也。降及後世。註解愈繁。陸王之書。詳於理而略於數。陳邵之書。詳於數而略於理。亦皆洞見本源。不差累黍。然偏而不舉。滋弊益多。故後之學者。別戶分門。自相刺謬。言理者遁於寂滅之鄉。言數者流爲讖緯之學。非盡學者之失解。亦未嘗合解貽之咎也。識者憂之。甚欲索一編以救正之。而卒乏善本。爰搜北海老人。生平所得力以示人者。彙輯成編。分爲四卷。知理之本。於學庸也。故以學庸爲先知。數之本。於大易也。故三易探原次之。知理不離數。數不離理。體用同歸。顯微一致也。故一貫探源。又次之。凡以釋理性之疑也。故以理性釋疑。終焉。是書也。非作於一時。不無重出疊見之弊。然慮之深。故言之複。見之切。故說之詳。此尤諄諄提命之苦衷。未可以尋常文法律之也。余恐



理數合解序

見是書者。不解其所以致此之由。或欲廢是解。而別求一解也。是爲序。  
光緒乙未孟冬竹坡居士書於修竹齋窗下

# 學庸序

學庸之解，何爲而解也。蓋爲論語言性。分性習而未剖理氣。故百餘年，告子之徒出。而杞柳之性。湍水之性。及性惡之說興。而降衷之恆性昧矣。此乃論氣不論理。性體之所以不明也。是以孟子得孔門之正傳。起而救之。以性善。是則是矣。然論理不論氣。而後起之情識未悉。故不達者。多以之爲迂。理微難見。氣顯易知。故也。迨至有宋濂洛諸儒輩出。補前賢之所未備。而性遂有本然。氣質之別。理氣分清。較之前賢頗爲詳盡。而未嘗言及本然。氣質二者。大本大源之所從來。其失意傳言。誦言忘味。志弋名利。無心聖賢者。固無足論。縱使有志。或於源頭未清。亦無從入手。論者不失於空言無憑。則失之以氣爲理。賢關聖域。淆然莫辨。人心道心。混爲一途。而精一執中之傳。已在若晦若明間矣。愚於是不揣固陋。因中庸之天性。大學之明德。闡明理天氣天爲理性。氣性。人道心之所自出。不令後之學者。生漫無入手。望洋而返之歎。斯解言理必本於河圖。驗之大地。即東西南北。不易之寒熱溫涼。推而至於性。分之四端。萬善。使寂然不動。感而遂通之無極理天。瞭然在目。再推無極之真。二五之精。妙合而凝。三五之體用費隱。



推而至於河洛卦爻。理天氣天。百王不易之大經大法。以實大人。大體之用。則理周性命。人稟天理。天人一貫。賦畀稟受之際。鑿鑿可據。天與人合。人與天通。窮神達化。當前即是。不假強爲。己入聖域。得其真傳。知所入手。盡性至命。雖理微道大。步步腳踏實地。自知不睹不聞。無聲無臭。體物不遺。洋洋如在者。到底爲何事。即極深研幾。確有把柄。知聖賢心法。非漫漫無稽之空談。方知至靜不動之理。人得之爲本然之性。降衷之性。性善之性。人生而靜之性。堯舜之不異衆人者也。若只言本然。不究氣質。雖無礙於明德。率性之道。猶恐不足以醒未達者之心。故無極理天而後。又申明太極陰陽。四象八卦。三百六十五度。四分度之一。一周之流行氣天。又復參之以星辰日月吉凶之性。以及旺相休咎。生尅制化。萬分不齊之所以然。天氣如何分之與人。爲氣數之命。人何以得氣天之所命者。爲氣質之性。以究壽夭窮通智愚賢否之所由來。方使理常。氣變。瞭若指掌。聖域賢關。燦如列眉。使有志爲學者。不致有南轅北轍。莫知適從之惑。得其大本大源之所在。了然性命天道之微。由約入博。必令窮究經史子集。考驗古今國家之興廢。人事之得失。以及元會升降。世運變遷。天地終始。人物消長之顯。洞悉費隱。明中

之體。廓大之量。入手以靜。了手以誠。通達本末。盡人合天。而內聖外王。明德新民。修道立教之綱領條目。治平位育之極致功效。有不外此而得者矣。此學庸二經之所以解也。區區管窺。未知是否。如有高明。乞賜指教。

時

光緒二十一年陽月中浣之吉

理數合解





# 理數合解

## 大學之道

大學者學大也。何謂大。惟天爲大。天可學乎。曰可。一畫開天。伏羲之學天也。觀天之道。執天之行。黃帝之學天也。惟天爲大。惟堯則之。帝堯之學天也。惟天之命。於穆不已。文王之德之純。文王之學天也。余欲無言。天何言哉。四時行焉。百物生焉。孔子之學天也。上天之載。無聲無臭。子思之學天也。盡其心者。知其性也。知其性。則知天矣。存其心。養其性。所以事天。此孟子之學天也。天者。性之所自出。性者。人人所固有。性既爲人人所固有。則天即爲人人所當學。學之則大化聖神。可從而至。不學則狂妄鬼禽。亦可從而至也。然天有理。天氣。天象。天之分。故性有理。性氣。性質。性之別。而心亦有道。心。人心。血肉之心。之不同。此愚人。賢人。聖人之學問。見地。造詣。之所由分也。理天者。乃理性。道心之所自出。理者無極之真也。未有天地。先有此理。天地窮盡。此理復生天地。未有此身。先有此性。此身既逝。而此性仍在。理本無象。天現河圖以象之。有象之河圖爲地盤。如人之身也。無象之河圖爲理天。如人之性也。易之坤卦曰。黃中通理。蓋此理貫乎大地。



之中。超乎大地之外。河圖之數。二七在南屬火。火主暖。故南方多暖。此文明辭讓禮之端也。一六在北屬水。水主寒。故北方多寒。此沉潛是非智之端也。三八在東屬木。爲元爲春。屬木。則木能生火。故大明出於扶桑。爲元。則四德稱首。爲春。乃生機所出。此慈愛惻隱仁之端也。四九在西屬金。爲利。爲秋。屬金。則全能生水。故河源發於崑崙。爲利。則剛而能斷。爲秋。則共樂西成。此果敢羞惡義之端也。五十居中屬土。統四端。兼萬善。爲性心之本體。信實之大用。此理之所以無所不理。各得其理。其體至虛。故萬殊在於一本。其用至神。故一本能應萬殊。至虛則一無所有。而無所不有。至神則淡然無爲。而無所不爲。周子曰。無極之真。二五之精。妙合而凝。乾道成男。坤道成女。此性之所自求。人之所由生也。二五之精。生有形之身。無極之真。妙合其間。作無形之性。三五相合。有無渾一。天寓乎人。人寓乎天。人中之所寓者。雖天之一點。而至理無分。至神能通。實天理之全體也。天理者。萬物統體之性。人性者。物物各具之天也。此性寓於一身之中。謂之隱。超乎有形之外。謂之費。費則放之彌綸。六合。隱則卷之退藏於密。彌六合則其大無外。藏於密則其小無內。此大學之道。已得於未生之先矣。迨此身之既生也。因地一聲

太極之氣。從而入之。氣顯理微。微不勝顯。則拘於氣稟。知識漸開。甘食悅色。交物而引。則蔽於物慾矣。理蔽於氣。氣蔽於物。物交於物。自理而氣。自氣而物。愚人只知有物。而不明乎氣。賢人明於氣。而不達於理。如不從事於學。則囿於小而昧其大矣。當斯時也。欲自小而入大。非學不可。學之道奈何。

在明明德。

明德有三義。德之體本明。惟其明也。故稱德。此一義。明德雖人人本有。然拘於氣稟。蔽於物慾。大都有而不知其有。非學無以知其明德之所在。此明白其明德也。然知而不行。不足以充明德之體。擴明德之量。必須於行。而後擴充之。光大之。由大而化。而聖而神也。知行之道。謂何在。

在新民。

蓋明德者。人之所得乎天。即天命之所謂性也。知其明德。充其明德者。率性之謂道也。在新民者。修道之謂教也。蓋有教無道。則天人路迷而難成。有道無教。則師生道絕。而無繼。道全於己。可以繼天立極。以道教人。乃爲代天宣化。繼天立極者。明體也。代天宣

化者。達用也。明體者。自明其明德也。達用者。教人明其明德也。教人明其明德者。新民也。經文親字讀新者。非親不新。師生之道。無間遠近。無分親疏。胥一世而教育之。薰陶漸染。漸民以仁。摩民以義。迨至淪肌浹髓而後。胥四海而咸登仁壽。連親疏而同成父子。孔門師弟。有唐虞君臣之尊。成周父子之親。年近三千。世近一百。至今猶未改也。夫四配十哲七十二賢三千徒衆。大都陋巷草野之人也。及至明德通藝而後。盡成孔門高弟。而列國侯王。多與之分廷而抗禮。無復陋巷草野之習。盡成衣冠道德之士。舊習漸消。新德日裕。此非新民而何。現今聖廟。佈滿海內。聖教溢於海外。而七十二賢。共夫子同廟享祀。而其後代子孫。同派起名。不但新於一世。而能新於萬世。不但親於一代。而可親於萬代也。由此觀之。新民必須親民。民愈新則民愈親。新至舊染去盡。親至百世不改。此方謂之新民。方謂之親民也。親與新。一而二。二而一也。親新之道奈何。在正於至善。

至善。即至理也。至理。即不睹不聞之神。無聲無臭之天。無思無爲之性。斯理也。在天謂之天理。在地謂之地理。在人謂之性理。在物謂之物理。在事謂之事理。文有文理。道有



道理。故窮理然後盡性。窮神方能知化。理者，至善之體。神者，至善之用。理天者，致物統體之至善。理性者，物物各具之至善。故天失理，則星斗亂度。地失理，則山崩川溢。人無理，則倫常乖舛。文無理，則行之不遠。道無理，則修之難成。天地之闢，萬事萬物，得理則善。失理則惡。無極理天，五常具備。無極理性，五德兼該。天道福善而禍淫。人道賞善而罰惡。積善餘慶，積惡餘殃。然而善有小大，善有真偽。堯舜揖讓，韶故盡美矣。又盡善也。湯武征誅，謂武盡美矣。未盡善也。盡善盡美者，至善也。盡美未盡善，善則善矣。而非善之至也。五伯之假仁義，彼善於此則有之矣。謂之善則未必也。理欲互乘，有得有失。理氣混淆，非善之至也。始勤終怠，旋得旋失。或作或輟，非止於至善也。孟子曰：性無有不善。此論理，不論氣也。告子曰：有性善，有性不善。此論氣，不論理也。荀子曰：性惡。此理氣皆不論。而只論乎慾也。論慾者，則性有惡而無善。論氣者，則性有善有不善。而非至善論理者，然後知性無有不善。而謂之至善也。荀子言性惡，知有象，而不知有氣也。告子言性有善有不善，知有氣，而不知有理也。知象者，離道太遠。知氣者，漸近於道。論理者，則至於道矣。至於道則理爲至理。善爲至善。誠爲至誠。神爲至神。聖爲至聖。人爲至人。

性爲至性。性善爲何。即明德之所存也。明德者。人之所得乎天。即天命之謂性也。學人皆知人人有性。而不知性出於天。即知性出於天。而不知天有理。天氣。天象。天之分。命。性。有天赋之命。本然之性。氣數之命。氣質之性之別。心有道心。人心。血肉之心。之異。神。有元神。識神。魂魄之不同。質性。肉心。魂魄。出於象。氣性。人心。識神。氣數之命。出於氣。本然之性。道心。元神。天赋之命。出於理。象則暗而不明。氣則有明有暗。理則本體常明。本體常明者。至善之地也。此地論象。則五行具備。論氣。則五氣朝元。論理。則五德兼該。有無混一。顯微無間。兩在不測。徹內徹外。非內非外。放之則彌六合。大而無外。此明德至善之費也。卷之則退藏於密。小而無內。此明德至善之隱也。愚人執象。以五行之質爲道。此團砂爲飯。苦死無成之道也。賢者以五行之氣爲道。此仰箭射空。力盡終墮之道也。聖人以五常之理爲道。方可窮理。盡性。以至於命。五常之性。明德也。至善也。明明德者。止於至善也。止於至善者。明明德也。蓋明德雖人人之所固有。然自有生而後。拘於氣稟。蔽於物慾。迷真逐妄。背覺合塵。若非生知之聖。大都有而不知其有。此上古聖神。乘時應運。聰明天誕。體無不具。用無不周。萬化在手。宇宙生心。始於明德。則繼天立極。

終於新民。乃代天宣化。至善止於一人。則德無不明。至善止於人人。則民無不新。道在堯舜帝王傳之。道在文武諸侯傳之。道在孔孟大夫傳之。道在周程士人傳之。當今之世。道在庶人。此不卜可知者也。三代以上。道在君相。自上傳下。傳至庶人爲終局。三代而下。道在師儒。自下傳上。傳至帝王爲終局。此亦理勢之必然也。大學之道者。聖經之總冒也。是爲無極而太極。明明德者。天一也。一者奇也。奇圍三。三用其全。新民者。地二也。二者耦也。耦方圍四。四用其半。三三見九。天之數也。二三如六。地之數也。至善之理。乃無極之至真。合天九地六。而一之者也。蓋因天失理。則天發殺機而移星易宿。地失理。則地發殺機而龍蛇起陸。故我不止於至善。則德不能明。教人不止於至善。則民何由新。此道之所以生一。而一之所以含三也。明德者。體也。新民者。用也。至善之理。乃明體達用之主宰也。蓋止於象。則有壞。止於氣。則有盡。惟止於理。則不壞無盡。神智圓通。虛靈活潑。舒之滿六合。捲之不盈握。雖寂然而不動。乃有感以悉通。大化聖神。可從而至。賢關聖域。可從而登。止於一時。則一時之德明。而爲一時之聖賢。止於一日。則一日之德明。而爲一日之聖賢。止於終身。則終身之德明。而爲萬世之聖賢。止之則狂可

作聖。不止則聖可作狂。止之一字。不綦重歟。是故易曰。艮者止也。兼山艮。君子以思不出其位。此仁者之所以樂山也。止之之法奈何。學者必訪求真師。指點詳明。超氣離象。洞達神明。得其明德至善之所在。知空中之不空。識無中之妙有。然後寡慾養心。遵顏子之四勿。依曾子之三省。體論語之思無邪。自有思入於無思。自有爲還於無爲。此止之之法也。再加以有事戒淫念。無事戒雜念。則行住坐臥。神明現前。廊廟山林。靜喧語默。隨在得所止矣。得止者。復禮也。禮復。則明善復初。明善復初。則天下歸心。心止於至善。則德成。事止於至善。則業就。

知止而后有定。

夫天下貿貿。歧路亡羊。莫知所之者。蓋因務凡者。常沈慾海。務修者。助長揠苗。或白首無成。望洋而反。或鐵壁銅牆。無門而入者。皆不知所止。止非其所之所致也。不知所止。孤造獨詣。無害於世。止非其所者。以訛傳訛。流毒無窮也。有志爲學者。必先求其真知。真知而後真行。真知者。知至善之所在也。真行者。止於至善而不遷也。止而不遷。內而一心。外而百骸。皆護大定矣。知者。入手也。止者。功夫也。定者。效驗也。而后有者。乃由淺



入深造詣次第之義。心知止，則心定。事知止，則業定。

定而后能靜。

靜者，一心之躁妄盡釋。舉世之萬感不搖，至理眞性，寂然不動。心靜神逸，止水澄潭，石蘊玉以山輝，淵含珠而川媚。充實積中，英華發外。此周茂叔霽月光風，顏夫人簞瓢陋巷時也。定者，身不動。靜者，心不動。心靜則氣調神和，世靜則民安物阜。

靜而后能安。

安者，義精仁熟，從容中道，不思而得，不免而中。內外如一，動靜不二。此孔子從心所欲，不踰矩。孟子取之左右逢其原。禮曰：安定辭。書曰：文思安安。時也。大海汪洋，澄之不清。攪之不濁。心若朗鑒，知如神明。由止而定，由定而靜，由靜而安。功夫至此，則物慾全消，氣稟悉化，內外貞白，天真獨露。聲律身度，鑒空衡平。寂然不動之大體立矣。感而遂通之大用全矣。心長安，則一身舒泰。世長安，則萬事俱理。

安而后能慮。

止定靜安者，乃由動入靜，反情合性，攝萬殊而還一木。以立大學之體。慮者，乃經綸應

酬。導竅批郤。若庖丁之解牛。辯是與非。如伯樂之相馬。既萬理之具足。即無適而不當。鑿空則美惡自照。衡平則毫釐難欺。慮者乃感而遂通。以達大學之大用。體全用備。藏器待時。窮則獨善。達則兼善。潛現躍飛。大行不加。窮居不損。無入而不自得矣。無事則萬慾俱寂。有事則無慮不當。

慮而後能得。

以前功夫。既明體達用。體無不具。即用無不周。如此則大人之學既成。大人之道已得。知止者。大學之入手。能得者。大學之成就。定靜安慮。由下手至於成就。效驗造詣之次第。功夫條目。至此一結。安而不慮。則端末不現而無用。慮而不安。則躁妄無準而多失。由安而慮。則體立用行。大學之道得矣。

物有本末。事有終始。知所先後。則近道矣。

有天地。然後有萬物。有萬物。然後有萬事。有萬事。然後有本末。始終。先後。之序。大人之學。窮源竟委。原始要終。本末不紊。先後有序。方能代天理物。經營萬事。乾陽物也。坤陰物也。人爲萬物之靈。飛潛動植。莫非物也。天有四時八節。雨暘災祥。陰陽消息。莫非事。

也。人有三綱五常。服食起居。公私慶弔。莫非事也。天有天事。地有地事。人有人事。天地萬物。雖各有其事。合而言之。皆大人分內之事。當知當行之事也。天開於子。地闢於丑。人生於寅。此天地人物總統之本始。最先之事也。元會運世之升降。年月日時之循環。雖大小不同。久暫各異。莫不各有本末終始先後之序。大人之學。悉運會升降之由。因事之消長興衰。而行其經權常變之道。施其因革損益之法。可者因之。否者革之。不及益之。太過損之。本則先之以原始。末則後之以要終。天地不足。大人補之。陰陽失和。大人調之。日月盈虧。寒暑代謝。治歷明時。使民不惑於稼穡之期。灑掃應對。此本始所先也。則立小學以教之。窮理盡性。從政服官。未終所後也。則立大學以教之。人之賢愚不<sub>思</sub>等也。則立政以一之。寬則失之放也。則制禮以節之。嚴則失之拘也。則作樂以和之。勳勞則賞以勸之。頑梗則罰以威之。賢有大小也。則立君以主之。三公論道。六卿分職。百官從事。萬民役使。以等之意。有厚薄也。則立七廟。五服。三族。六親以殺之。故周禮大司徒。以鄉三物教萬民。智仁聖義中和之六德。孝友婣睦任恤之六行。禮樂射御書數之六藝。此雖曰三物。而實該萬事。德先行中。藝後。此本末始終先後之序也。再如水火木

金、土、貌、言、視、聽、思、宮、商、角、徵、羽、吉、凶、軍、寶、嘉、莫、非、事、也。而物在其中。有是物，則有是事。有是事，則有本末、終始、先後之序。大而天地之終始，次而帝王之興廢，再次而身家之存亡，再次而一事之起落，暫而瞬息之間，微而動靜之際，大人之學，明顯洞微，彰往察來，萬理悉備，無應不當，不爲事先，不失機後，因時制宜，動而輒隨，知至至之，知終終之，則違道不遠矣。此一節乃三綱領之後尾，八條目之起頭，蜂腰束氣過脈語也。

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，先治其國。欲治其國者，先齊其家。欲齊其家者，先修其身。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。欲正其心者，先誠其意。欲誠其意者，先致其知。致知在格物，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誠，意誠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齊，家齊而后國治，國治而后天下平。

此八者乃即流溯源，萬殊一本。由本及末，一本萬殊，萬物萬事，成始成終，先後次第之條目也。稽古帝堯，克明峻德，以親九族，九族既睦，平章百姓，百姓昭明，協和萬邦，黎民於變時雍。夫子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，因其舊法，參以己意，刪其繁冗，補其缺畧，上法三皇，中法五帝，下兼三王，先聖後聖，若合符節，舊曲新調，異口同音，問猶龍於柱下，儒玄



一家。取聖號於尼丘。東西同字。拘墟之儒。不達三教一天。萬國一理之源。強分彼此。各立門戶。同室操戈。自相冰炭。三千年來。柱下塵生。杏壇草鞠。雲迷天竺。霧鎖祇園。孔子曰。大道之行也。與三代之英。丘未之逮也。況予晚生數千年之後。前不見往聖。後不見來哲。睹遺文而生悲。忽潛然而淚下。然而天道好還。無往不復。合久必分。分久必合。人定雖能勝天。天定終能勝人。數之所在。理不得而移之。理之所在。數亦不得而奪之也。不必悲天憫人。弔古傷今。且整玉振金聲。以今還古。古者指堯舜禹湯文武而言也。蓋天下之本在國。一國之本在家。一家之本在身。一身之本在心。心之運用在乎意。意之所之。隨乎知。知之是非得失在於學。而學之入手自格物始。大學十章。獨失格物致知之傳。此經載在禮記。漢晉隋唐以來。鮮有識者。至宋真儒輩出。始表章之。作孔門道統之冠。九章皆有其文。並無異議。因致知一章失傳。遂成千古疑案。有以格物爲格事物之物者。朱子之學也。有以格物爲格物慾之物者。陸子之學也。或有是朱而非陸。亦有是陸而非朱。或作朱陸之調停。或有陽朱而陰陸。千百年來。鮮有定論。致令後之學者。北轍南轅。莫知適從。有志之士。或因無門而入。安於小就。或至皓首無成。望洋而反。皆

因蚌鷓相持。遂使漁人得利。而半山八股之學。竟成孔門嫡派之傳矣。格之一字。原有數義。格於上下。有苗來格。格其非心。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。此數格字。有感格。格至。格除之義。而扞格。格鬪。賞格。格外。又有克制。遮攔。界限。改革之義。象山陸子之學。以尊德性入手。厭煩樂靜。洞見物慾之紛擾。實爲養心之掣肘。尊樂記人生而靜。天之性也。感於物而動。性之欲也之語。則以格爲格除之格。以物爲物慾之物。格即克也。物即己也。格物即克己也。此說雖近於是。而其中有實法。權法。真空。頑空之不同。如果師真傳嫡。實知明德至善。乃天命之性。惟微之心。脚踢實地。空中不空。此爲實法。真空。寡慾養心。玩心神明。物慾全消。則肢體如墮。氣稟悉化。則聰明若黜。明德虛靈之性。脫然無累。放彌六合。大包天地。卷藏於密。隱於毫端。此正顏子墮肢體。黜聰明。離形去智。同於大通時也。人自有生而後。天理之性。拘於氣稟。氣質之性。牽於物累。是物至而人化物也。始則不知有天。再則不知有性。繼則不知有身。惟嗜慾之肆縱。惟物引之是從。迷惑愈深。去道愈遠。認逆旅爲故鄉。抱他姓爲己兒。戀鬼關禽關之汗下。忘賢關聖域之高明。自大道旣隱而後。不惟性出之天。未有知者。即本性天君之真正主人。亦未有識者。蓋

因降生之時。因地一聲。後天之氣。從而入之。識神、人心、用事。氣顯理隱。而理性、元神、之道心昧矣。大學之道。必須真師指點。理、天、氣、天、象、天、之、源、理、性、氣、性、質、性、之、分。然後知得之理天者。乃惟微之道心。道心即明德。明德即至善。得之氣天者。爲惟危之人心。得之象天者。爲血肉之心。道心者。無極之真也。真心不隨。死無不。因生有。光明寂照。無所不通。寓乎一身。超乎有象。放之在外。則豎窮三界。大而無外。卷之在內。則藏於一身。有感悉通。至理渾圓。太極先。徹終徹始。徹中邊。大包覆載。無形外。細入鳶魚。有象前。二五合時。周性命。一三判處。貫人天。羲皇畫後。真宗顯。聖聖淵淵。在此傳。明德虛靈一段光。心源性海。降維皇。合天要識。通天路。至命當知。立命方。費隱顯微。神兩在。中邊本末。理雙忘。有爲須到。無爲處。聲嗅空空。至善堂。此即無極理天。明德至善也。賢不加增。愚不少減。人人本有。而不知其有者。真師傳授。講透言明。實得於心。然後遵陸子格除物慾之格。先格富貴財色。昏性之物。以制其外。再格淫念雜念。亂性之物。以安其內。若待物慾格盡。自然天理純全。天理即明德至善之地也。功夫至此。天君雖貴。舉目即在眼前。理天雖遙。不移一步。即至。未至之時。耳聞總屬荒渺。既至之後。眼見方爲實在。既到至

處。真知至處。故曰物格而後知至。意之所以天誠者。物慾擾之也。物慾格盡之後。天真獨露。徹地通天。天君泰然。百體從令。一絲不挂。萬感俱寂。性若澄潭。意同太虛。到此境界。真實無妄。而意有不誠者乎。故曰知至而後意誠。意既至真無妄。心亦中正不偏。故曰意誠而後心正。心正則氣調神和。言行從理。內外貞白。而身自修矣。物格知至。意誠心正。身修。此明明德成己之事也。其身正不令而行。誠能感神。誠能格天。誠能動物。况一家之人乎。教之以言。化之以行。傳之以道。刑於寡妻。至於兄弟。使一家之人。皆能格除物慾。復還天理。知至。意誠。心正。身修。則家齊矣。由親及疏。自近及遠。風行草偃。化行俗美。一國之人。皆能格除物慾。復還天理。知至。意誠。心正。身修。則國治矣。德之流行。速於置郵而傳命。盛德所感。梯山航海。不招而至。擔簦負笈。聞風而來。大道普傳。甘棠廣樹。虛心而至。實復而還。而天下之人。皆能格除物慾。復還天理。知至。意誠。心正。身修。則天下平矣。家齊。國治。天下平。此成物之學。新民之事也。明明德。則至善存於一人。新民。則至善及於人人。猶恐進銳退速。始勤終怠。作輟間斷。廢於半途。敗於垂成。或遭逢不偶。而累於境遇。或聲聞未達。而悔於不知。此等景况。皆大人幾經閱歷。周知幽隱者也。



必須廣立學宮。精選師承。因材施教。誘掖獎勸。輔相裁成。道明德立者。上品旌獎。無修失行者。下等示辱。給其稟祿。免其差徭。爲四民之稱首。作聖賢之嫡派。藝精者。服官從政。道高者。教愚化賢。爲君者。表帥認真。爲官者。政事莫懈。由近而遠。自淺入深。至義精而仁熟。乃盡性以至命。郅治臻乎上理。斯比戶之可封。道不急於速效。事惟期於久成。立法萬世無弊。乃得止而貞恆。直待乾坤既毀。有形悉歸無形。莫悲槁木遭焚。共樂秋收。西成。華胥無懷至樂。無死自然無生。休息直待寅會。打點再下東城。此是貞元循環。秋收以待春生。井蛙拘墟天小。夏蟲難語堅冰。此皆囿於聞見。不能觸類旁通。一隅能推三隅。纔知天地始終。行道奉天承命。三界十方悉通。下度有情萬類。上度河漢辰星。咸通無極至理。大學之功完成。大話說上一片。知我罪我任評。再講事務之格。兩端合一乃成。夫一人之知識有限。兩大之事物無窮。一竹格至七日。幾時豁然貫通。是率天下而路。若死百無一成。古人云。縱使格盡羲皇以來之書。胸羅甲乙。格盡宇宙以內之物。博綜動植。仍是造涉泛求。與明明德。止至善之道。無相關涉。然則格事物之物。其說非乎。曰。何可非也。亦大學之一端也。格事物之物者。大學未知求知之事也。格物慾之

物者。大學已知求行之事也。知行合一。乃大學之正法也。偏知偏行。乃大學之一端也。蓋知而不行。則道非我有。行而不知。則助長揠苗。知行並到。體用兼該。執其兩端。用其中於民學庸之能事畢矣。宇宙內外。雖事物之無窮。聖人之道。實有門而可入。如果得其要領。自然破竹而下。要領維何。原夫道本太虛。一氣流行。大之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。小之曲成萬物而無遺。從其曲成萬物者而格之。則萬物可格。從其範圍天地者而格之。則天地亦可格也。苟能寓目於無聲無臭之中。自爾會心於牝牡驪黃之外。天地間雖物有萬殊。推其原本。不過動靜兩事。本乎天者親上。動物有靈。神繫於天。其根在上。其大族有五。曰羽。毛。鱗。甲。裸。本乎地者親下。靜物無知。氣通於地。其根在下。本天者神。氣象。三合而有生。本地者。惟氣與象。二合而有生。此陽奇陰耦之數也。靜物之可食名穀者。大該亦有五。曰根。穗。角。蔓。懸。川之流也。本於天。山之峙也。本於地。天一生水也。而陽遂之火出於天。地二生火也。而山川之雲出於地。男本乾九也。而用少陰之八。女本坤六也。而用少陽之七。此陰陽互根。水火互藏之妙也。南方之國。暖多於寒。女多於男。用九變八。乾之大用在離也。北方之國。寒多於暖。男多於女。用六變七。坤之大

用在坎也。日生於東者。木生火也。月生於西者。金生水也。先天八卦者。中國之地盤也。與河圖同。後天八卦者。流行之氣。天也。與洛書同。動物之大族有五者。天有五行也。植物之大穀有五者。地有五行也。各族各穀之數。皆本三百六十者。天有三百六十度。地亦有三百六十度也。五族之類。雄陽雌陰。五穀之類。氣輕爲陽。味重爲陰。陽者食之而達表。陰者食之而入裏。天包地外。地處天中。各從其類也。男子者乾之九也。用九變八。故男子八月而生齒。二八而陽精通。八八而周天。女子者坤之六也。用六變七。故女子七月而生齒。二七而天癸至。七七而周天。五族之性。各有不同者。羽族屬火。稟夏至之氣而生。火性炎上。故能飛。火主文明。故羽毛鮮艷。火主禮。故鴛鴦不亂配。知男女之禮。雁飛不亂行。知少長之禮。其族三百六十。而鳳爲之長。毛族屬木。稟春分之氣而生。陽氣初出。卦名大壯。故駝騾象馬之類。多力而代人服勞。以草爲食。故其毛類草。木性仁。故牛馬之類不食生靈。其族三百六十。而麒麟爲之長。羽蟲多樹棲者。火性上也。毛蟲不棲樹而居地者。木性平也。春夏在子午之東。木火一家。東三南二同成五也。鱗族屬水。稟冬至之氣而生。水性潤下。故潛而在淵。水主智。故神龍變化。天淵兩在。水化氣則

爲雲。雲成雨則爲水。成雲則自地而至天。成雨則自天而至地。水善利萬物而不爭。避高趨下。盈科而行。五色皆合。方圓皆可。此水之所以居五行之先也。魚可化龍。鯤可化鵬者。水之靈也。鯤化爲鵬者。水化火也。雀化爲蛤者。火化水也。此兩者。一則水火之互藏。一則二氣之變化。其族三百六十。而龍爲之長。甲族屬金。稟秋分之氣而生。氣雖下降而未深。故半水半陸。金性堅。故甲掛於外。金主肺。肺主氣。故龜調息而不食。氣能通。故龜能前知。金主義。故龜以吉凶告人。而知趨避。其族三百六十。而龜爲之長。秋冬居子午之西。金水一家。北一西四共之也。木火二族。稟陽升之氣而生。故聲音多者。言揚火也。發揚在外。散於羽毛而不生珠。金水二族。稟陰降之氣而生。故聲音少者。氣內含也。收斂在內。則生珠。仙鶴養神。修其上也。靈龜調息。修其下也。裸族屬土。稟中氣而生。故四端俱備。五德兼全。不恃羽毛鱗甲。而居以宮室。服之衣冠。法天象地。以五穀爲食。以四靈爲畜。行不獨行。知必周知。三綱五常。九族十義。居三才之中。爲萬物之靈。聖賢仙佛由此修。道德文章從此出。制禮作樂。別於禽獸。治歷明時。法乎天地。其族三百六十。而聖人爲之長。此土居中央。而應八方。戊己自居。生數五。合東三南二。北一西四而



一之者也。呼奇吸耦成九六。三分損益。乃五音六律之源。奇順耦逆成一二。一氣復始。乃河圖洛書之本。一二倡和成音律。喉宮在中。而統牙舌唇齒。舌尖色紅。通於心而屬火。夏至之氣也。故其音爲徵。下脣屬水。冬至之氣也。陽潛在下。其音爲羽。氣出於腎。上牙近舌。木火一家。春分之氣也。陽升未高。屬於肝經。其音爲角。下齒近脣。金水一家。秋分之氣降而未深。屬於肺經。其音爲商。徵角商羽音雖有四。皆自喉出。而統於脾經。而屬土。土爲四行之主。故宮爲君。其數八十有一。以多爲貴。商音之數七十二。次於宮數。故爲臣。角音之數六十四。而次於商。故爲民。徵音之數五十四。又次於角。故爲事。羽音之數四十八。又次於徵。故爲物。而爲小爲賤。五音之數。悉本於冬至一陽之奇。五音之氣本於天。故用一爲本。六律之氣本於地。故兼用地數之二。此律始於九。呂始於六。老陽老陰。爲衆音衆器之父母也。而度量與衡。亦出於此。推而至於羽旄干戚之舞。亦由此而推。徵音者夏至之氣也。火性炎上。有是氣必有是象。故其舞之形曰高出無上。角音者春分之氣也。發揚在外。故其舞之象曰勇往直前。商音者秋分之氣也。其氣主收。故其舞之象曰收斂向內。羽音者冬至之氣也。其氣潛藏在下。故其舞之象曰卑以

自牧。宮音者居中應外。居中者清宮也。其舞之象曰獨善其身。此在下之大人也。應外者濁宮也。其舞之象曰兼善天下。此在上之大人也。音有輕清重濁。此音中之四象也。輕清本於天而在外。重濁本於地而在內。輕音出於舌外。此宗動天舞象之音也。清音出於舌尖。此經星緯星天有象之音也。重音出於舌中。地外之音也。濁音出於舌後。地中之音也。五音之中。各有輕清重濁之分。此瑟之弦所以二十有五也。二十五者。五五之數也。琴弦始於五而後成七者。因牙舌唇齒喉。正音之外。又有老字半舌。人字半齒之變徵變羽也。故又加文武二弦。合而爲七也。五行。七政。八卦。九宮。十二次。三百六十五度。四分度之一之終而復始之周天。此五音。七音。八音。九音。十二音。旋相爲宮之所自來也。宇宙間有是氣則有是象。有是象則有是事。有是事則災祥治亂。廢興存亡。從而分矣。樂之至可以補八風之不足。抑氣運之有餘。扶弱抑強。損有餘而補不足。樂之關亦大矣哉。以類而推。輕音通無極之理。祀理天之神則奏輕音。清音通太極之氣。祀氣天之神則奏清音。重音通地面之上。祀山川社稷之神則奏重音。濁音通乎幽冥。祀至陰之靈則奏濁音。輕者老陽也。濁者老陰也。清者少陰。而重者少陽也。禮樂得其序。

則天地位而萬物育。禮樂失其序。則四時不調。陰陽反常。疾厲妖札之災現。而萬物之生機難遂矣。禮別尊卑男女之等。樂和上下陰陽之情。無禮不尊。無樂不親。禮盛則離。恐其尊而不親也。則作樂以和之。樂盛則流。恐其親而不尊也。則制禮以節之。禮節樂和。此歷代君師代天理物之大權也。外此則有賞罰政事。以濟禮樂之所不及。天本一也。而元氣之周流。高下不同。清濁各異。而其行度之遲速。亦參差不齊矣。宗動天有氣有象。其位最高。其體至清。其行最速。其度不可見。而以恆星之度爲度。恆星居緯星之上。隨宗動天而動。一日繞地一周而過一度。三十日有奇移一宮。三百六十五日。四分日之一一周天。謂之一年。土星與恆星接。其行微遲。二十八日不及恆星一度。二十八日移一宮。二十八年一周天。宗動天爲乾之上爻。恆星天爲乾之中爻。土星天爲乾之末爻。此三重天合而爲乾。而總名曰天行健。木星居土星之下。又遲於土。十二日不及恆星天一度。十二月移一宮。十二年一周天。火星居木星之下。又遲於木。二日不及恆星天一度。二月移一宮。二年一周天。日輪居火星之下。又遲於火。一日不及恆星天一度。一月移一宮。一年一周天。此木火一家合而爲離。木星爲離之初。火星爲離之中。日

輪爲離之成。乾純陽故行健。離中含一陰。故次健於乾。金星水星居日輪之下。行度周天。雖與日輪天略同。而各有伏留遲速進退之別。大抵近日則行遲。遠日則行速。與日同度則伏。先日而行則朝現。謂之啟明。後日而行則夕現。謂之長庚。月輪居金水之下而行遲。一日不及恆星十三度。十九分度之七。二十七日半與恆星天會。二十九日半與日輪天會。金星爲坎之初。水星爲坎之中。月爲坎之成。金水一家合而爲坎。坎卦二陰一陽。故行遲。一月三十日。一年十二月。三百六十日。乃一歲之正數也。而日與天會實三百六十五日。四分日之一。餘五日四分日之一。是爲氣盈。三十日一月之正數也。而日與月會。只有二十九日半而不足。故一年有六小。蓋二月不置小。則月圓於十四。四月不置小。則月圓於十三。一年不置小。則月不待初十日而圓矣。故月小之置。正朔望也。閏餘之置。正四時也。氣盈五日而有餘。故今年欲知來年春。再加五日三時辰。再加朔虛六日而不足。故春打來年加十一。此五年之所以二閏也。九重天。上三重爲乾。中三重爲離。下三重爲坎。再下則地爲坤矣。地面之上。五岳羣山。天中地也。四海百川。地中天也。再加飛潛動植。雜居其間。死生相續。大抵由動而入靜。爲坤之初爻。向下土



石純靜。爲坤之中爻。再向下而泉水生焉。靜中之動也。爲坤之末爻。坤之初爻。由動入靜。自天而地也。坤之末爻。由靜而動。自地而天也。坤之中爻。乃地靜之本體。天度三百六十。地度亦如之。地之德方而形圓。中高四下。高者爲山。下者爲水。三百六十度。四面各得九十度。而爲四大部洲。南瞻部洲九十度。山鎮西北。澤注東南者。北高南下。高則地多天少。以地爲主。下則天多地少。以天爲主。日生於東。沒於西。水生於西。歸於東。陽生東北。陰生西南。陽生則自寒而暖。陰生則自暖而寒。其洲日出於東。中於南。故後天之離在南。北衢盧洲之地。南高北下。日出於西。而中於北。其後天之離在北。東勝神州。西高東下。日出於北。中於東。其後天之離在東。西牛賀洲。東高西下。日出於南。中於西。其後天之離在西。即日可以推月。即月可以推星。即星可以推四洲氣候之不同。大抵南北二洲。四分差二。東西二洲。四分差一。此午則彼子。此子則彼午。南與東西。四分差一。南洲之午。爲東洲之酉。西洲之卯。他可類推。地之一度。二百五十里。自中嶽南行二百五十里。暖氣早一日。北行二百五十里。則寒氣早到一日。此河圖二七在南。一六在北。之所以然也。周圍三百六十度。爲里九萬。四洲每洲二萬二千五百里。周三徑一。其

厚三萬里。南洲居地之上。日月星辰在上。以上爲上。北洲居地之下。日月星辰在下。以下爲上。然南洲之東海。當爲北洲之西海。而北洲亦名之爲東海。地上之天在上。則地下之天當在下。而北洲之人亦曰天在上。此道之爲物不二。而生物不測也。及其至也。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。天包地外。地處天中。至理不動。結而成地。大氣流行。積而成天。理載大氣。氣載大地。地載萬類。鳥行於空。而忘其爲空。魚行於水。而忘其爲水。而人騰空則墜。沒水則溺者。其稟氣不同也。大道知之而不言。萬物由之而不知也。月本無光。借日之光以爲光。光生於日之所照。暗生於日之所不照。光處爲陽爲魂。爲長晝之奇爻。暗處爲陰爲魄。爲斷晝之耦爻。月到晦日。純陰無陽。坤卦也。坤卦西南得朋。三五而盈。而生震兌乾。東北喪朋。三五而闕。而生巽艮坤。八卦只有六卦者。日月即坎離也。六爻即是八爻者。九六亦坎離也。天之三百六十度。加天地日月之本度。亦當曰三百八十四度。易之三百八十四爻。除乾坤坎離之本爻。亦當用三百六十爻也。一月三十日。一年十二月。三百六十日。即三百六十爻也。此爲大周天。而洛書之氣屬之。一日十二時。一月三十日。三百六十時。亦三百六十爻也。此爲小周天。而八卦之象屬之。推而至

於一元之三百六十運。一會之三百六十世。一運之三百六十年。一世之三百六十月。一月之三百六十時。大小周天。皆以三百六十者。六六之積也。三百六十爲甲子者。六而三元兩周。三元必用兩周者。自子至午。陽升之三元也。自午至子。陰降之三元也。陽升陰降。太極生兩儀也。大抵陽生之時。自無入有。陰生之時。自有入無。每元之中。各有兩儀者。甲子甲午也。兩儀之中。復生兩儀者。己卯己酉也。而四象分矣。一月三百六十時。自朔至望。一百八十時。月光自無而有。至望則有之極矣。自望至朔。一百八十時。月光自有而無。至晦則無之極也。一元三百六十運。自天開於子。至巳會。一百八十運。自無入有。自午會開道。至亥會。一百八十運。自有入無。天開於子。沒於戌。人生於寅。沒於申。人之將終也。元氣衰則精血不足。精血不足。則津液枯竭。水不制火。則君相二火乘虛上炎。肺金受傷。而痰喘急氣。上不下而不治矣。人之有生也。氣旺則生精。精滿則生血。血旺而生津液。津液充滿。潤澤百骸。君相二火。伏而不起。則耳聰目明。氣調神和。百病不生。氣衰則血虛。血虛則不能制火。火乘虛起。則死期至矣。人身之虛火。即劫火也。人生一世。不過百年。其生其死。人皆見之。而天開於子。地闢於丑。人生於寅。天開於子。

沒於戌。地闢於丑。沒於酉。人生於寅。沒於申者。天大於地。地大於人也。天之元氣。生於子而極於巳。衰於午而極於亥。亥會乃前劫既終。後天之將始也。天上日輪火。熒惑火。君火也。地中火。井煤炭硫黃之火。相火也。地中之火。賴江河湖海以鎮之。則地中之火。有益而無害。天上之火。賴水星月輪河漢以鎮之。則天上之火。有益而無害。迨元氣之既衰也。雨露漸少。江海日縮。水漸衰則火漸烈。火愈烈則水不勝火。而生機息矣。吾觀之大海。萬里汪洋。即百年不雨。亦未必乾盡。而人物不用百年。十年不雨。則盡之久矣。况衰極之世。百病叢生。即使有雨。而衰殘日極。生機日悴。亦不成世界矣。故人世不待衰極之世。天則先機而動。仙佛則應機而生。堯舜則道統首開。三教則鼎足相繼。佛傳真空。道傳妙有。儒則掃除聲色之化民。如毛之非是。必窮至無聲無臭而後已。夫如毛非是離象也。聲臭全無。離氣也。離象離氣。而至於無極之理矣。無極之理。即佛之真空。道之妙有也。復理則還於無極理。天反本復始。而超出劫外矣。蓋劫火之災。災於有象之物。而不災無形之理之神。開天收天主之者。

無生真宰也。而爲之者三極聖賢也。原來正性。不待衰殘之會。而同歸極樂之鄉矣。此



時上而滿天星宿。下而十殿陰靈。皆聞此道而同歸於理。三曹原性。同歸無極。而浩劫至矣。浩劫之至也。雨露不降。而河海悉竭。月者水之精也。水既枯乾。精從何有。地中之火。伏而不起者。河海鎮之也。河海既竭。地中之火出矣。日輪熒惑之火不下者。月輪之水隔之也。水精既無。而天上之火下矣。二火相接。百物俱焚。山化爲灰。地化爲塵。罡風以摧。粉塊爲空。而混沌至矣。迨至子會。星宿以性。奉命開天。理至則生氣。氣行則生象。氣盛象成。流行運御。前劫之灰。搏成一塊。而生地矣。地形成。山川草木之性下降。理復生氣。氣復生象。則地關於丑矣。天動於上。地靜於下。兩間空虛。人物之性下降。理復生氣。氣復生象。人生於寅。而世界立矣。迨至午會十一運。六世二十年。癸未六月望前。東山人又在荆門解大學。闡明自象還氣。自氣還理。末後之道。天人交接。而辦收圓矣。此格物致知之大略也。萍縱百忙。筆難悉數。缺略不足。以待將來。蓋格物慾之物者。尊德性之約學也。格事物之物者。道問學之博學也。約而不博。則有體無用。可以出世。不可以入世。博而不約。則有用無體。可以入世。不可以出世。偏於入世者。執於有。味盡性至命之大道。偏於出世者。執於無。味經邦濟世之大權。故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。體用兼

該知行並到。則高不入於頑空。下不落於執象。盡美盡善。大中至正。則大學之道得。大  
人之學成矣。此補格物致知一章也。其九章之傳文俱在。予亦不必多爲饒舌。有志爲  
學者。合而讀之可也。朱陸二子。皆天資高邁。學力精純。尊德性者。由本亦能及末。道問  
學者。即流亦可溯源。至於登峯造極。皆能殊途同歸。故二子晚年始啖終合。陽明先生  
體用俱全。武能平亂。道能傳心。惜其註述無多。故猶在兩廡之列。未配十哲之班。昌黎  
先生。起初毀佛謗老。晚年卒歸於道。沐目真人之力也。本朝開國諸聖。皆深入佛海。故  
能道繼堯舜。治邁漢唐。而梁武以事佛亡國。或因數之所在。亦恐道在人爲。周公以周  
禮開西周八百之基。而半山以周禮亂北宋半壁之業。正人行邪法。邪法悉歸正。邪人  
行正法。正法亦成邪。昭烈以的盧脫難於檀溪。龐統以的盧殞命於落鳳。命也。王荊公  
配享神宗廟庭四十年。北宋非亡於荊公也。而皆曰王荊公以周禮亂宋。宋之亂。亂於  
遼金。金人之鋒。即使周程俱在。亦未必能勝也。天也。王荊公不可一世士。獨候濂溪門。  
周子不與見。三及門而三却之。既而大恚曰。獨不可歸而求諸六經乎。周子原得孔孟  
心法之正傳。荊公所爲大半恃才傲物。此周子所以却之也。荊公未得心法。而苦志讀

書。書雖讀熟。而竅妙不通。加之神宗好高務遠。以祖宗之法卑近。不能稱其志。故荆公富國之術得而入之。富國之術顯也。周程雖學精養粹。而不能見信於朝廷者微也。因見地之不同。故言論之多異。彼此相嫉。而是非生矣。荆公有學無道。其與周程異也。固也。而媚山蘇子。亦與程子不和。由此觀之。三黨之分。非獨荆公一人之過。實國運當衰使之然也。漢末黨分而漢亡。宋中黨分而宋衰。學術分於前。則山河分於後。有其微必有其驗。有國家者當此之時。選賢任能。積德行仁。庶可挽回也。北宋之衰也。始則杜鵬鳴於洛陽。繼則三黨分於闕下。再則元金入於中原。災祥之至。始微終顯。盛衰之勢。無往不復。神則先機而知。聖則見機而作。愚則失機違時。

大學解





# 中庸解

天者何理也。氣也。氣天，上運星斗，下貫大地，寒來暑往，運行不息，積厚有色，謂之碧落。未厚無形，謂之虛空。碧落，虛空，莫非天也。氣無不在，即天無不在也。人自降生之時，固然一聲，此氣由口鼻而入，虛空之氣天也。此氣由口鼻分而與人，謂之命。人稟天之所命者，以有生，謂之性，故曰天命之謂性。此氣數之命，氣質之性也。天之與人，皆同此也。而人有智、愚、賢、否、壽、夭、窮、通，萬有不齊者，何也？此氣雖渾然一團，而有陰儀、陽儀之分。陽儀自冬至九地之下升而爲復，歷一百八十二日有奇，始至九天之上而爲純乾六陽之月。其陽儀一百八十二日有奇，其中又分九十日有奇爲春，九十日有奇爲夏，春即河圖之八，少陰之數也。夏即河圖之七，少陽之數也。春之數在河圖爲三八，內爲少陽，外爲少陰。在洛書則春當左三之位，純爲少陽，夏當戴九之位，純爲老陽。夏至之後當二之位，是爲少陰。冬至之前當六之位，是爲老陰。此陰陽互根之義也。而四象分矣。由是而推之，而八卦，而六十四卦，而三百八十四爻，衍之而爲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數，而天度鑿矣。化原彰矣。智、愚、賢、否、壽、夭、窮、通，從此而分矣。加二十八宿，附天而動，其

人降生受命之時。正當某宿某度之氣。適值其會而入之。則其人之性。各肖其宿之性。宿有吉凶。故人有善惡。其命則參之春秋寒暑晦朔弦望。日時干支之生剋制化。而氣質之性。所以萬有不齊也。此降生而後得之氣。天者也。若夫本然之性。天賦之命。則來自理天。氣天上運星斗。下貫大地。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終始。流行不息。變而有常之天也。理天則貫乎氣天之內。而爲慾界色界無色界之主。雖不離乎氣。而實不雜乎氣。超乎慾界色界無色界之外。則委氣獨立。而爲無極之界。此靜而不動。常而不變之天。流行不息。變而有常之天。無形有跡。常而不變之天。形跡胥泯。無形有跡者。因隙而入。行而後至。形跡胥泯者。則入不因隙。至不待行。三界內外。徹上徹下。四維八方。莫非理也。理即所謂無極之真也。天地相交。天地卽二五也。雌雄相交。雌雄卽二五也。二五相交。而無極之真。無不渾合其內。二五有形。生有形之質。無極無形。作無形之性。性者以人物稟受而言也。無極不落陰陽。不分五行。渾然粹然。故天賦之命。本然之性。堯舜不異衆人。此未生以前得之理天者也。此亦曰天命之謂性。得之理天者。神爲元神。心爲道心。開竅於目。得之氣天者。神爲識神。心爲人心。開竅於口鼻。故人之目通理天。口

鼻通氣天。如魚之在水焉。然通而不知其通。不得大通終通與之合而爲一者。物慾之引。情思之蔽也。本性蔽於情思。情思役於物累。於是迷真逐妄。流浪生死。而鬼關禽關。於是乎入矣。賢關聖域。於是乎違矣。此性之所以必須乎率也。朱子曰。率猶循也。却欲循氣。則入賢關。息氣合神。則入聖域。入賢關者。氣還太極天也。入聖域者。神還無極天也。知其氣而養之。塞於天地。賢人之道也。知其神而凝之。範圍天地。聖人之道也。故曰率性之謂道。天命之謂性。即大學之明德也。率性之謂道。即大學之明明德也。修道之謂教。即大學之在新民也。大學之三綱領。即中庸之三綱領也。大學者學大也。而至大者莫如天。故唐堯則天。孔子律天。參天配天。率性之率。即不愆不忘。率由舊章之率。愆者過也。賢智之過者。多入頑空。忘者不及也。性情之卑者。多淪功利。此皆偏而不中者也。不愆不忘。知上帝與我之舊物而率由之。知其體則謂中。達其用則謂庸。蓋喜怒哀樂之未發。體之中也。內聖之學也。執其兩端。用其中於民。用之中也。庸之實也。外王之學也。兩端。即德性問學之分也。道不可須臾離者。離乎理則違乎聖域。離乎氣則入於鬼關。此以道體而言也。若以道用而言。則操則存。惟狂克念。可以作聖。舍則亡。惟聖罔

念。亦可作狂。而道可須臾離乎。慎獨一事。朱子則以人所不知。己所獨知爲獨。此入手之法也。李中孚則以無對待。無配偶。萬象之主爲獨。此了手之法也。了手之法。誠者天之道也。入手之法。誠之者人之道也。視之而弗見。聽之而弗聞。天道之隱也。微也。如在其上。如在其左右。天道之費也。顯也。顯者。即三達德。五達遺。九道三重之事也。微者。上天之載。無聲無臭。體爲天德。用爲王道。此君子之道。所以本諸身。徵諸庶民。考諸三王而不謬。建諸天地而不悖。質諸鬼神而無疑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。行此道者。既不索。隱行怪。安於小成。又不廢於半途。悔於無聞。故能素位而行。無入而不自得。然後臻參天地。贊化育。天地得位。萬物遂生之效。如是則惟天降中。惟聖中庸之能事畢矣。中庸一書。首以天始。終以天結。以不睹不聞入手。以無聲無臭了手。極之顯微。廓之費隱。貫之誠明。推之爲三達德。五達道。九經三重。三千三百。天人體用。本末兩端。內聖外王之法。而末後一筆掃去曰。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。德輶如毛。毛猶有倫。而上天之載。必無聲無臭而後爲至。以是知有之本於無。生於無也。有者顯也。無者微也。有無顯微。本自同源。達其微而不達其顯。謂之素。有體無用。達其顯而不達其微。謂之偏。有用無體。



此兩者皆落於一邊而不中者也。而執象頑空者。可以知所返矣。中之一事。又有經中緯中之分。經中理也。理則常而不變。緯中氣也。氣則變而有常。常而不變者。三綱五常。亘古不易。變而有常者。文質三統。因時制宜。體之謂中。行之謂庸。行成有效。謂和。或問致中和。天地位焉。萬物育焉。如人不致中和。天地將倒置乎。余應之曰。天地者。陰陽也。喜怒哀樂者。四時也。發而皆中節者。如當喜而喜。則春行春令。中萬物發生之節。當樂而樂。則夏行夏令。中萬物暢茂之節。當怒而怒。則秋行秋令。中萬物結實之節。當哀而哀。則冬行冬令。中萬物收藏之節。故帝王之治。賞行於春。刑行於秋。迎夏於南。接冬於北。發號出令。各隨其時。勿伐天和。三公論道。變理陰陽。陰陽得位。則天地得位。則萬物遂生也。否則當喜而怒。仲春行秋令。則國有大水。寒氣總至。寇戎來征。當喜而哀。仲春行冬令。則陽氣不勝。麥乃不熟。民多相掠。當喜而樂。仲春行夏令。則國乃大旱。煖氣早來。蟲螟爲害。舉凡尊卑相陵。男女相乖。舉止不時。號令失當。即此皆可類推。夫陰陽乖戾。則天地失位。天地失位。則雨暘寒煖不時。雨暘寒煖不時。則疾癘夭札。百穀草木之災。即相因而至。如是則天殃人害。萬物之生成難遂矣。然人有貴賤。位有尊

卑。而政令行事。有小有大。故王省惟歲。卿士惟月。師尹惟日。庶民惟星。其行事得失。感召災祥。或關天下。或關一國。或關一家。或關一身。其責任之輕重。亦爲萬有不齊之別。如天子有道。端拱無爲。其息機凝神所感。則大塊之戾氣全消。故風不鳴條。雨不破塊。海不揚波。雲瑞日祥。霽月光風之下。萬物得所。咸登仁壽。是以白雉有獻。旅獒有貢。而梯山航海之國。有不召而至者矣。三代以上。道在君相。則責在公卿。三代而下。道在師儒。則責在學士。天人感召。捷若影響。德之流行。速於置郵。如有識者。當不以余言爲妄。

## 三易探原

易之爲書。不易。變易。交易。之義明。而理學。數學。象學。之法備。大而聖域賢關。盡性至命。天道之微。次而綱常名教。持身涉世。人事之顯。再次而治曆明時。陰陽盈虛。物類消長。吉凶休咎之變。先天下而開其物。後天下而成其務。此易所以爲諸經之祖。萬法之原也。理微道大。取用多門。仁者見之謂之仁。智者見之謂之智。百姓日用而不知其所以然。孔子以前。易專象占。故掌於太卜。未列於學宮。自夫子十翼。暢以義理。參之名教。始與五經並傳。不在數術之例。何爲不易。河圖是也。何爲變易。洛書是也。何爲交易。日月爲易是也。河圖者理也。理主五常。常則恒久不變。在天謂之天理。在地謂之地理。在人謂之性理。理本無象。天現河圖以象之。河圖乃理之微也。理之靜而能應者不可見。而地之靜而能生可見者似之。故以河圖爲地盤。理本靜而地亦靜也。河圖之數。二七在南屬火。爲文明之禮。火性炎上。故南方多暖。千古不易。一六在北屬水。而爲沈潛之智。水性潤下。故北方多寒。千古不易。三八在東屬木。爲好生之仁。木能生火。故大明出於扶桑。四九在西屬金。爲果斷之義。金能生水。故河源發於崑崙。五十居中屬土。爲誠實。

之信。故陰陽調寒暑時。此三者亦千古不易。故曰不易。無形之理。貫乎慾界、色界、無色界之中。上理河漢星斗。五行得之而順布。下理十殿諸司。九幽得之而秩序。中理山河大地。萬姓億兆。飛潛動植。世間有情無情品類。得之而各得其所。此理又超乎慾界、色界、無色界而外。爲無極理天。最上之理。無爲真靈。人得之而終古逍遙。萬劫常存。理者無所不理。各得其理。故謂之至理。此理即降衷之維皇。賦性之上天。無極之至真也。在慾界、色界、無色界之中。則不離乎氣。亦不雜乎氣。在慾界、色界、無色界之外。則委氣獨立。自子會開天。至戊亥二會。天地終窮之期。慾界、色界、無色界。咸歸無有。而此理復生天地。故中華稱之曰上帝。西尊敬之曰天主。合而言之曰道。曰天地三界十方萬靈真宰。萬物統體一真宰。物物各具一真宰。三教傳心。即傳此真宰之心也。真宰萬劫常存。此心亦萬劫常存。修此心則與真宰同壽。迷此心則入生死輪迴。此不易之易。所以不易知。不易言。而爲大道之淵源也。故孔子曰。易無思也。無爲也。寂然不動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。又曰。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。曲成萬物而不遺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。故神無方而易無體。佛曰。光明寂照。無所不通。不動道場。遍周沙界。老曰。大道無形。生育天地。大



道無情。運行日月。大道無名。長養萬物。又曰。道可道非常道。名可名非常名。無名天地之始。有名萬物之母。此皆深知不易之易。善用不易之易。善言不易之易者。天一生水。地六成之。水在天上。爲雲爲霧。有氣無質。是謂先天之生。在地則氣變爲質。是謂後天之成。地二生火。天七成之。火在地中。隱於金石。有氣無形。是謂先天之生。金石見天擊而成焰。氣變爲形。是謂後天之成。天三生木。地八成之。木本植物。根生於地。而曰天三生木者。木必得天氣至。地始能生之也。地四生金。天九成之者。五金之鑛。必從地出。見天經。火方可成用。天五生土。地十成之者。虛空微塵。至地積而成塊。圖出於河。此天以生物成物。至當不易之理。示於人也。洛書爲變易之易者。一氣流行。無日不變。無時不易也。自一至九。復、臨、泰、壯、夬、乾。由冬入夏。此太極之陽儀也。自九至一。姤、遯、否、觀、剝、坤。由夏入冬。此太極之陰儀也。陽儀中含元八。亨七。春夏之二少。陰儀中含利九。貞六。秋冬之二老。此兩儀之生四象也。春有立春之艮。春分之震。立夏之巽。夏至之離。此陽儀中之四卦也。秋有立秋之坤。秋分之兌。立冬之乾。冬至之坎。此陰儀中之四卦也。陽儀四卦。八白。三碧。四綠。九紫。陰儀四卦。二黑。七赤。六白。一白。五黃爲元氣之本體。居中宮。

而應八方。爲九宮之樞紐。八卦之主宰。一卦統三氣。氣之變二十有四。一氣統三候。候之變七十有二。一候之變五日有奇。合之得三百六十五日。四分日之一。自元而貞。一歲之氣周矣。除零不用。得三百六十日。爲三百六十爻。作六十卦。加以元氣之本體。爲乾坤。用爲坎離。而六十四卦。三百八十四爻。而一歲之氣周矣。此變易之易。太極氣天也。有象之河圖爲地盤。無形之河圖爲天理。無極理天。包乎太極氣天之外。貫乎太極氣天之中。包乎太極氣天之外。爲天外天。不動天。大羅天。三十三天。貫乎太極氣天之中。爲天中之天。天地之心。太極之天。貫乎大地之中。包乎大地之外。至星斗天而止。二十八宿經星。隨天而轉。一日一周。常過一度。三十日有奇。過一宮。三百六十五日有奇。自起於虛危之分者。仍還於虛危之分。爲天之一周。乾爲天。純陽而健。離爲日。二陽一陰。故次健。一日一周。每日不及天一度。積三百六十五日。四分日之一。復與天會於原起之分。謂之一歲。每歲十二月。每月三十日。共三百六十日。爲一歲。而天與日會。實三百六十五日。四分日之一。餘五日三時。謂之氣盈。故今年欲知來年春。再加五日三時辰。太極之氣。半陰半陽。陰氣爲寒。陽氣爲暖。陽自冬至半夜子時上升。一月過一宮。歷

子丑寅卯辰巳至夏至。陽全在天。陰全在泉。故暑在地上。寒在地下。至夏至後。陰進陽退。歷午未申酉戌亥至冬至。則陽全在泉。陽全在天。故暑在地下。寒在地上。陽氣上升。則百穀草木春發夏長。陽主生也。陰氣下降。則草木黃落。秋收冬藏。陰主殺也。陽氣上升。動物感之而化者。始則鯤化爲鷲。再則雷乃發聲。田鼠化爲鴛。由潛入飛。陰氣下降。動物感之而化者。如雷始收聲。爵入大水爲蛤。由飛入潛。飛者不自飛。氣升則感之而飛。潛者不自潛。氣降則感之而潛。由此觀之。四時不自寒熱溫涼。發長收藏也。氣使之然也。蓋太極之氣。上徹星斗。下貫大地。雖彌綸而無間。實萬分之不同。自一至九。一百八十度有奇。前九十度。自寒而溫。後九十度。自溫而暑。自九至一。一百八十度有奇。前九十度。自暑而涼。後九十度。自涼而寒。寒之極。自虛至斗。四十五度。至箕則寒漸入溫。自箕至房。爲溫氣之中。自房至角。則溫漸入暑。自軫至星。爲暑之始。自星至井。爲暑之終。自參至昴。爲涼之始。自昴至奎。爲涼之終。至璧則涼復入寒。自一氣分爲兩儀。陰陽剖判。兩儀分爲四時。由四時分爲八節。由八節分爲二十四氣。七十二候。三百六十五度。四分度之一。候候之氣味不同。度度之宿性各異。人物皆稟此而生。生時不同。宿度

迥異。故物類有貴賤大小。人生有壽夭窮通。智愚賢否。亦氣使之然也。本然之性。賦於有生之初。來自理天。理本一致。故修此性。聖凡同歸。氣質之性。稟於有生之後。來自氣天。氣有浮沈升降。星有吉凶善惡。而人生之智愚賢否。壽夭窮通。亦因而萬有不齊。囿於氣者。爲凡庸之俗流。達於理者。爲聖賢之嫡派。此聖人之道。所以不囿五行。超出三界也。理天者何。無極是也。氣天者何。太極是也。無極之說。出於老子。孔孟之書。不多概見。至宋濂溪周子。著太極圖說。始表而出之。數傳之後。鮮有會其意者。大都以太極爲理。置無極於無關緊要之地。豈知太極已落陰陽。非氣而何。若以是爲性。非氣質之性而何。告子杞柳之性。湍水之性之說。荀子性惡之論。足以動人之聽聞。而孟子性善之說。反起學士之疑慮者。蓋因理微氣顯。微則難見。顯則易知。毫釐之差。天淵之異。此道之所以易失其傳也。理天氣天雖皆無形。然氣天流行。寒暑代謝。動而有跡可見。理天不動。靜而無象難窺。舜之傳禹。人心道心。嚴危微之辨。人心即氣質之性之見端。道心即本然之性之見端也。本然之性。稟於有生之初。出於理天。即周子所謂無極之眞。與二五之精。妙合而凝也。未生以前。不須口鼻之氣而自生。不假五穀之食而自長者。無



極真理。靜用之妙也。迨至有生而後。太極之氣。由口鼻而入。從此呼吸往來。爲體之充。此時分氣之際。正當某宿某度。則斯人得某宿某度之氣而生。若星吉度正。年與月日相扶。則其人性情善良。富貴功名。終身無損。若星吉度正。年與月日有扶有傷。則其人性雖善良。而扶傷混雜。則折准乘除。其福不全。或歷過坎坷。待時而榮。若星吉度正。年與月日有傷無扶。大運流年。又多剝削。則終身不遇。有志難成。忠臣義士。自是而出。氣與數使之然也。反此若星凶度偏。年與月日相扶。則富而不仁。貴而不義。奸臣賊子。自是而出。亦氣與數使之然。性與命使之然也。此命非天賦之命。乃氣數之命。此性非本然之性。乃氣質之性也。此命此性之發現。乃惟危之人心。而非惟微之道心也。人心何以危。因其源出於氣天。動而難靜。甘食悅色。交物而引。縱情役志。遮蔽本來。其歸流於汚下。氣天之陽。在人爲魂。惺則營營而亂思。寐則夢夢而遊蕩。氣天之陰。在人爲魄。動則慾火燔灼。靜則魔狸昏沉。致使四門不閉。九竅下流。六慾奔馳。七情紛擾。嗚呼。道心一點。幾微靈明。幾何不被其遮蔽。爲其拖累。流浪生死。常沉苦海者哉。道心出自理天。不入陰陽。不落五行。故純而不雜。靜而能明。神以致妙。人之道心。出於氣表。貫乎氣中。

號曰元神。此神無時不與理天相通。惟神能通。然通而不知其通。不得大通終通者。氣累之也。人之人心。處於身中。號曰識神。此神無時不與氣天相通。惟氣能通。亦通而不知其通。不得大通終通者。慾累之也。有志之士。如不得聖聖心法之嫡傳。若能爲善去惡。積德累功。消除冥愆。然後却慾調息。久久功純。所稟之氣。來自氣天者。仍與氣天相合。凡氣天中事。有感悉通。脫於四大。還於太虛。則爲氣中之神。可以與天地同壽。日月齊年。若應運降生。可爲公侯將相。聰明智慧。出類超羣。若奇緣幸遇。得聞大道。知道心元氣之所在。亦須積德累功。除葷茹素。息念凝神。久久氣化理純。所受之理。仍與理天相合。凡理天中事。有感悉通。脫去四大。還於無極。任他滄桑改變。天地終始。與無極法身無關。超出三界。不囿五行。獲大安樂。永不退轉。故能與仙佛並肩。聖賢爲伍。主持造化。壽齊無極。其奈理微道大。非人不傳。更兼天律森嚴。妄洩必譴。此正法之所以難也。三教傳心。有正法。相法。末法之分。而造詣果報。有慾界。色界。無色界之別。易有交易。變易。不易之殊。學有理學。數學。象學之異。道有下乘。中乘。上乘。藥有上品。中品。下品。果有玉清。上清。太清。清淨法身。圓滿報身。千百億化身。大人。聖人。神人等等稱號。不可枚舉。

究不出交易。變易，不易之外。達乎交易，變易，不易之源。則體用合一。本末兼該。有無不二。顯微無間。靜聖動王。執兩用中。此謂正法。若達交易，變易，而不達不易。則有用無體。知有而不知無。知顯而不知微。有動王而無靜聖。囿於慾界，色界，而不達無色界之外。謂之相法。再次則達於交易，而不達變易，不易。則囿於慾界，而輪迴生死。此謂末法。儒有存心養性，一貫之道。佛有明心見性，歸一之道。道有修心煉性，守一之道。躬行實踐。儒能成聖，釋能成佛，道能成仙。謂之正法。千年而後，正法失傳。儒則執於訓詁，失意以傳言。釋道，則囿於焚誦，誦言而忘味。執於顯而不達於微。囿於人而不達於天。足以爲善人，而不足以爲聖人，神人。此則謂之相法。千年而後，相法式微。儒者淪於辭藻，以四書，六經，作利祿之階梯。僧道，則專爲衣食，借仙經，佛典，爲乞食之文憑。至此則三聖遺言，亦在若存若亡之間。即善人，亦不易見矣。此則謂之末法。如來當寂滅之時，曾言吾道正法一千年，相法一千年，末法一千年。末法之後，正法又來。如正宗失授，則異端紛起。狂妄之輩，盜襲名字，張浮駕誕，竇惑愚蒙。或競尙奇巧，以機心，機事，機器，爲道。其於日用飲食，兵力富強，非無小補。但用心太過，則淳澆樸散，省立太過，則淫泆滋生。故魯

般墨翟之流。技非不神。終不可入於孔孟之道者。以其外之也。末法之世。亦有以內修惑人者。道不達於三易。昧天人性命之大源。言不根於三聖。亂綱常名教之大本。乘凡庸之無知。肆無稽之狂言。亂之以鬼神。誘之以禍福。大概以吐納口鼻之氣爲率性。以因心造象爲有得。不遵戒律。不分內外。不分善惡。肆意亂傳。豈知戒律不嚴。即修養無益。傳授不真。則揠苗助長。孤造獨詣。爲害猶小。傳徒引衆。流毒滋蔓。甚至人衆勢大。則妄冀非分。不思漢之黃巾百萬。終歸破滅。元明之間。則有韓林兒。劉福通之輩。亦常聚衆數十萬。其究喪身亡家。以妖人叛逆結果。嗚乎。此輩害人。狠於虎狼。甚於洪水。虎狼洪水。害人之身。而異端邪說。初則傳授小道。壞人心術。繼則亂人倫常。敗人名節。終則妄冀非分。害國亡家。其惑人之術。大概以引人靈性上天。見甚仙佛。住甚宮殿。在那八天。穿戴甚樣衣冠。豈不聞中庸云。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。德輶如毛。毛猶有倫。上天之載。無聲無臭。至矣。金剛經云。若以色見我。以音聲求我。是人行邪道。不能見如來。又曰。凡所有相。皆是虛妄。老曰。大道無形。三教聖人。皆未嘗言空中樓閣。靜裏榮華之事。此言非妖即妄。不惟愚夫愚婦信之。而文人學士。亦從而信之。悲夫。再者同心倩女。致離



枕上之魂。千里良朋。猶憶夢中之路。思男夢交。思女夢孕。故思念之極。鬼神通之。妄想之極。妖狐乘之。入其門者。至於思念妄想之極。亦不能無有所見。彼方自幸其道之有得。而不知其已入於妖魔鬼狐之窟。而不自覺也。小道之術。亦有煉出識神。遊歷四出。知人禍福者。如悟真篇云。閉目鑒形思神法。初學艱難後坦途。倏忽縱能遊萬國。奈何屋破更移居。屋破移居者。學此之人。身謝仍入輪迴。如一念有差。終歸墮落。又曰。投胎奪舍及移居。舊住名爲四果徒。何回頭修大藥。真金起屋幾時枯。此言旁門小道。非無效驗。但入手差錯。難成正果。故孔子曰。雖小道。必有可觀者焉。致遠恐泥。是以君子不爲也。楊朱墨翟之道。橫行天下。在當時非無可觀。然隔礙絲毫。睽違萬里。正以孟子之道。千秋萬古而後。皆知其爲異端邪說。辛苦終身。猶不如碌碌無聞之爲愈也。蓋因天地無二理。聖人無二心。斯道之外。悉屬旁門。輕投誤入。非徒無益。爲害不淺。楊朱墨翟。皆天資出衆。終身精勤。因理氣關頭。辨之未清。天人竅妙。知之未悉。大本已差。餘無足觀。再如冉有季路。仕於權門。管仲晏子。堂堂霸佐。冉仲事業。較之管晏。何止天淵。而冉有季路。俎豆千秋。管仲晏子。難免器小者何也。兩大之間。惟道獨尊。小成霸業。相去

萬萬也。

上古傳道之書。首寄於易。達不易之易。則範圍造化。謂之聖域。達變易之易。則明於造化。謂之賢關。聖域無爲。是爲天德。賢關有爲。是爲王道。若只知交易之易。則知顯而不知微。知有象而不知無象者。未足以言道也。變易之易。出於上經之乾。乾爲天。先天之乾。變而爲後天之離。乾之用九。即用離也。乾道變化。各正性命。天之用也。大明終始。六位時成。時乘六龍以御天。日之用也。天日運轉。而寒暑變易。故曰變易。交易之易。出於上經之坤。坤爲地。先天之坤。變爲後天之坎。坤之用六。用先天之坎也。乾用後天。坤用先天者。陽順陰逆之別也。坤爲地。坎爲月。坤厚載物。地之用也。萬物化光。月之用也。坤因天交。則發長收藏。月與日交。則晦朔弦望。地月皆因交而易。故曰交易也。地之交。天無形有迹。月之交。日形迹俱顯。如西南得朋。一說。其解頗多。聊舉一二。就正高明。以下筮而言。則坤爲所占之卦。西南爲坤之位。坤見坤爲同類。同類曰朋。故曰西南得朋。坤生三女。巽、離、兌。皆在西南。亦同類之朋也。此解雖似近理。究竟與交易無關。月爲太陰。又爲水精。以坤爲體。以坎爲用。月本無光。交於日則生光。光處爲魂。爲陽。即長晝之奇。

也。黑處爲魄，爲陰。即斷畫之偶也。月至晦夕，純陰無陽。坤爲老母。三日黃昏。月在庚方。月上日下。交而生光。坤生長子。變而爲震。朔八上弦。月在丁方。陽多陰少。震變爲兌。望日對照於甲。陰盡陽純。兌變爲乾。此三五而盈也。十八平明。月在辛方。陽光漸縮。一陰下生。則父生長女而爲巽。二十三日下弦。月在丙方。陰多陽少。巽變爲艮。三十日。月在乙方。陽光不現。魂盡魄全。仍還坤體。此三五而闕也。震兌乾巽艮坤。卦止於六。八卦止用六卦也。朝屯暮蒙。六十卦爲一月之周天。一日一爻。六日一卦。故三百六十日。爲六十卦。爲一年之周天。八卦只見六卦。六爻即是八爻。六爻即是八爻者。加以乾爻用九。坤爻用六也。八卦只見六卦者。三五而盈震兌乾。三五而闕巽艮坤。其間獨少坎離者。月爲坎。日爲離也。二用無爻位。周流行六虛。六卦實八卦也。卦者挂也。日月懸掛虛空。而生卦也。爻者交也。日與月相交。而生爻也。卦字之畫。從二土者。日中納己。坎中納戊。卦乃戊己二土。相合而成也。日何以納己。己即日也。坎何以納戊。戊即月也。上有八卦。下有八方。以八乘八。而六十四卦全矣。日麗天而少遲。每日不及天一度。積三百六十五日。四分日之一。而爲氣盈。日含一陰。次健於天。月只一陽。又遲於日。故一日不及天。

十三度。十九分度之七。積二十九日半爲一周。故一年朔虛六日不足。氣盈五日有餘。朔虛六日不足。故春打來年加十一。五年二閏。十有九年七閏。氣朔分齊。爲之一章。氣盈出於變易。朔虛生於交易。而不易不與焉。此不易之大用也。交易若人之形質。陰陽交則易也。變易若人之氣稟。自少而壯。自壯而老。自然而變也。不易若人之元神。形有生。死。氣有變遷。而神則無生死。無變遷。出舍入舍。不增不減。故曰不易。不但是也。佛之金剛。道之金丹。悉皆本於三易。佛曰南無。南者乃先天乾位。乾爲天。天則大無不包。此變易之易也。又爲後天離位。離爲日。日則明無不照。此交易之易也。大無不包。明無不照。猶不足以盡佛法之妙。惟無則微無不入。此不易之易也。道之金丹。先天以乾坤爲性命。自十月胎足。瓜熟蒂落。因的一聲。乾失中爻之陽。虛而成離。坤得乾之中爻。實而成坎。乾坤交則變爲坎離。日上下。水火未濟。金丹功夫。知坎離樞機之所在。運虛無神火。下降坎宮。則海底真金。化而爲氣。逼氣開關。倒轉黃河。上升崑崙。落於離中。氣聚神凝。復還乾元。法輪自轉。謂之變易。迨至九轉丹成。神升上界。與道合真。還於無極。爲之不易。不易則不生不滅。不增不減。不垢不淨。佛曰金剛。道曰金丹。皆以金爲喻者。言



本然之性。來自理天。至精至粹。無垢無塵。靜而能應。虛而能明。自降生而後。氣質之性。來自氣天。入於口鼻。充乎一身。混沌鑿破。四門大開。情識漸生。天真漸沒。及至六慾奔馳。七情紛擾。雲霧迷空。青天若亡矣。青天即不壞之金性也。人人有此不壞金性。因拘於氣稟。蔽於物欲。迷真逐妄。背覺合塵。不盡孽報。萬變輪迴。故虞廷以人心。道心。辨危微。西周以敬勝。怠勝。斷興亡。而孔顏以克己復禮爲功夫。氣質之性。發爲人心。本然之性。發爲道心。人心居臟腑之裏。道心現乾元之表。在裏則昏濁蒙昧。爲七情六慾之領袖。在表則虛明光耀。作三華五氣之總持。裏則近泉。入於汗下。故危。危者迷真逐妄。迷真則永失真道。逐妄則苦惱輪迴。表則通天。進於高明。故微。微者返妄歸真。返妄則苦惱全平。歸真則誕登道岸。此二者同寓四大。苦樂不同。聖凡迥異。知之真則不疑。故精守之固則不二。故一。精則情慾胥泯。己克淨盡。一則三五咸融。禮復渾圓。己克淨盡。則迷雲消散。禮復渾圓。則青天顯露。萬物各具一天。天即乾。乾即金。金即性。性即理。復理即復性。復性即復金。佛曰金剛。取其能斷。道曰金丹。取其渾圓。己克禮復。孔子不曰復天理之理。而曰復禮樂之禮者。懼後世之遺脫倫常。棄人求天也。天人合一。執兩用中。

故高不入於虛空之無用。下不淪於功利之器小。此所謂允執厥中也。以禮樂之禮。代天理之理。使後之學人。得其精者。則盡性至命。大之可爲聖賢。得其粗者。則孝弟忠信。次亦無愧名教。大哉聖人。其憂天下來世其至矣。後之儒者。曰。人欲淨盡。天理流行。其言非不親切。然而較之聖人。不無遺漏錯誤之處。人欲淨盡。天理流行。專言性體。降及末流。則有貪空戀寂。遺脫倫常。昧聖人代天理物之大權者。寂然不動。感而遂通。理本靜而能應。而曰流曰行。則與氣混而無別。降及末流。則有認氣作理。忽略精微。昧聖人無爲至靜之大本者。故學庸二篇。於體用本末。終始先後。顯微費隱。天道人道。大德小德。九經三重之大用。無聲無臭之大體。反復叮嚀。尊德性而道問學。致廣大而盡精微。極高明而道中庸。溫故而知新。敦厚以崇禮。叩其兩端。竭示無餘者。懼後世學術之歧也。其奈聖人之學。大而能博。七十子親炙聖化。顏曾而外。鮮有造其域者。况其下焉者乎。故數傳而後。楊墨之道。橫行天下。幸孟子得子思之正傳。起而闢之。聖聖相傳之道。賴以不墜。以後不數世。則秦焚詩書。師心自用。其祚不永。二世滅亡。漢鑒其失。則詔求遺經。治尙寬大。當時儒者。率以治經爲業。專門名家。大都牽文拘義。執於訓詁。往往失

意以傳言。故古人有云。焚經經存。註經經亡之歎。馬鄭諸子。非不博大。但囿於問學。略於德性。京房治易。專事占卜。則流爲象數之小儒。生弼治易。專言義理。則變爲兩晉之清談。或偏於本。或偏於末。此漢儒學術之歧也。晉儒侈談清虛。較之拘執之學。高則高矣。然而空大無實。則漫無入手。其究至於鄙視禮節。淪於狂蕩。唐重詩賦。競尙辭藻。孔孟心法。入室者少。迨至炎宋肇興。崇儒重道。五星聚奎。文運天開。希夷首出。濂洛接踵。聖聖心法。賴以昌明。二程之後。龜山繼承。道傳豫章。後寄延平。道至新安。集註聖經。當此之時。朱道問學。陸尊德性。一貫之道。歧分兩徑。尊德性者。象山而後。厥有陽明。道問學者。紫陽而下。何王繼起。金許迭興。至於今日。程朱陸王。未息異同。各執一端。忘却中庸。德性問學。豈容偏重。出世之法。釋道爲憑。宋元之末。二氏法興。下手之處。亦有不同。道煉水府。釋修離宮。寒山龍門。當時之雄。分門別戶。各守其宗。較之三聖。終欠渾融。自此而後。出世謀食。住世求榮。三教真脈。已迷跡踪。異端蜂起。雜法橫行。凶國害家。坑陷愚蒙。變亂舊章。敗壞世風。愚心如傷。欲救不能。不揣固陋。俚解聖經。荒謬差錯。就正高明。知我罪我。任其品評。儒自德性問學。分趣以來。尊德性者。其守約。以格物爲格物。欲

之物。道問學者其用博。以格物爲格事物之物。各執其說。豈知德性問學。體用不可偏重。物欲事物。天人要在兼需。物欲之物格。則己克禮復。足以達天德之大本。事物之物格。則禮明樂備。足以致王道之大用。此靜聖動王之法也。故曰尊德性而道問學。兩端並重。執一則偏也。即體用兼需。若囿於人而不達於天。則可以入賢關。而不足以入聖域。然而天亦難言矣。漢儒仲舒董子曰。道之大原出於天。舉世學人。皆以之爲見道之言。究不知其所本之天爲何天也。若以理天爲天。則天卽道。道卽天。不分彼此。何有出入。若以氣天爲天。則天之大原出於道。而道之大原不出於天。故老子曰。大道無形。生育天地。道之名雖不異。道之實則有別。易曰。一陰一陽之謂道。指占卜而言也。占卜本於象數。象數不離陰陽。此乃卜筮之道。非大學之道。率性之道也。非不易之易。乃交易變易之易也。大學之道。率性之道。雖本於不易之易。然乃人人各具之道。又非生天生地。不可道不可名之道也。陰陽有慾界。色界。交易變易。有象。無象之分。慾界之陰陽。則男女。雌雄。動靜。剛柔。死生之類。色界之陰陽。則星斗。日月之類。此乃有象之陰陽。大半屬乎交易。無象之陰陽。如青氣之天。載日月星辰。與大地山河。包括萬類。貫徹萬類。養



育萬類。生殺萬類。升則爲陽。降則爲陰。伸而爲神。屈而爲鬼。此乃無象之陰陽。屬乎變易。然變易之易。雖似無色無象。而實與無象無色之不易不同。變易之氣動而流行。有終有始。大限不過十二萬九千六百年。終歸窮盡。不易之理。靜而能應。無終無始。不落陰陽。而實能主宰陰陽。終始陰陽。而爲一陰一陽之母。氣天雖似理天。實大異乎理天者。亦猶氣質之性。惟危之心。與本然之性。惟微之心之難辨也。此似道之所以易從。而眞道之所以難信也。故老子曰。上士聞道。勤而行之。中士聞道。若亡若存。下士聞道。則大笑之。不笑不足以爲道。莊子曰。籬燕不知鴻鵠。夏蟲不可語冰。井蛙不信天大。宋玉曰。其曲彌高。其和彌寡。孔子曰。德修謗興。道高毀來。子思子曰。君子之所不可及者。其惟人之所不見乎。孟子曰。君子之所爲。衆人故不識也。由此觀之。道之難言。不自今日也。故程子之道。在北宋之時。舉世皆目之爲僞學。呼之爲黨人。謗之於朝。刻之於石。避之則無罪。學之則犯禁。謗之毀之。則有功。茫茫斯世。幾無托足之地。朱子之學。在高宗之時。則當位目之爲妄。呼之爲妖。其身則削職奪祿。其徒則拒之邊裔。故孟子曰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。必先苦其心志。勞其筋骨。餓其體膚。空乏其身。行拂亂其所爲。所

以動心忍性。增益其所不能。是以論語以不知不慍爲君子。中庸以不知不悔爲聖人。守死善道。孔門之法。違道干譽。虞廷之戒。釋氏之道。自誌公之時。分爲青衣黃衣。青衣在南。持受戒律。以宗教律爲道規。以戒定慧爲造詣。以明心見性頓超涅槃。爲究竟。眞傳實授。故能成佛作祖。通宗合教。辭理兼優。豎拂迎機。荷擔正法。代不乏人。是爲實法。黃衣在北。飲酒茹葷。仍漢北之俗。不斷殺孽。其間偶有達者。不過頑空無爲。不昧前生。出胎入胎。難免輪迴。由經悟入。無眞指點。是謂權法。實法優者。超佛越祖。權法優者。止於消孽。青衣自五祖而後。分爲南頓北漸。南宗慧能。掃除文字。直指人心。見性成佛。謂之頓教。其道多傳火宅。而比丘僧尼。鮮有得其眞者。北宗神秀。傳授衣鉢。執於講誦。不達本源。其間優者。亦可以消冤解孽。獲人世之福壽。享顯代之榮華。不能超生了死。報盡終墜。如果皈清戒淨。法財兩施。福慧雙圓。因其宿慧。不退初心。亦可得遇眞傳。漸入眞宗。荷擔如來。大振宗風。道本無私。有感必通。不限倫類也。太上之道。魏伯陽眞人以前。清靜道德。爲老子正傳。金丹爐火。未嘗言及。此時三聖同源。相視莫逆。乃最上一乘法也。金剛經曰。以無爲法而有差別。道德經曰。無爲而化。孔子亦曰。無爲而治者。其舜

也與。夫何爲哉。恭己正南面而已。清靜經以清靜爲主。金剛經亦言清靜。大學以定靜爲入手。道曰。虛無。佛曰。寂滅。而中庸亦曰。上天之載。無聲無臭。道曰。守一。佛曰。歸一。而儒亦曰。貫一。佛曰。色空。道曰。有無。儒曰。顯微。佛曰。觀音。道曰。觀心。儒曰。顧諟天之明命。道曰。復命。儒曰。復禮。佛曰。亦復如是。佛曰。明心見性。道曰。修心煉性。儒曰。存心養性。下手之法。究竟之處。三聖同原。融金作器。化冰爲水。原無異同。豈分彼此。自魏伯陽借易闡道。性命之理。合之天道陰陽。參之卦爻河洛。仰觀俯察。近取諸身。遠取諸物。因寒暑之升降。日月之盈虧。物類之牝牡。參而同之。契而和之。印證人身。若合符節。以性命於天。天在大易爲乾。乾在五行爲金。故以元性之體。喻之爲金。因神凝氣聚。萬脈歸源。情智胥泯。渾融一團。故以元性之用。喻之爲丹。神居於離。先天在東。東爲蒼龍。七宿分野。故曰青龍。氣居於坎。坎先天在西。西爲白虎。七宿分野。故曰白虎。離火生於東。旺於南。故離火自東而南。代先天之乾。南爲朱雀。七宿之分。故又謂之赤龍。坎水生於西。而旺於北。故坎水自西而北。代先天之坤。北方爲玄武。七宿分野。故又曰黑虎。離在南方。先天變爲後天。元神蔽於識神。識神易放而難收。故喻之爲汞。坎在北方。亦爲後天元氣。

累於濁精。易沉而難升。故喻之爲鉛。此藥物之由來也。離火爲日。坎水爲月。離中納己。坎中納戊。日月爲易。交則爲明。化則成丹。戊己交則爲刀。二土交則爲圭。此金丹刀圭之由來也。離宮爲九。乾爻爲九。離轉爲乾。故曰九轉。坎中一陽。化氣上升。仍還乾體。故曰還陽。成乾則陽還。陽還則九轉。九轉則金純。金純則陰陽合一。合一則丹成。丹成於離。離在後天爲九紫。故曰九轉還陽丹。九轉金丹。九轉紫金丹。種種譬喻。種種名號。層見迭出。萬變不窮。故令聞者喧耳。見者炫目。千岐萬派。疑竇滋生。而爐火採補。搬運。吐納。之外道旁門。由此而出矣。豈知金即天。天即理。克己復禮。一言盡矣。三聖立教之初。以存心養性。明心見性。修心煉性。抱元守一。萬法歸一。執中貫一。爲標準。以清靜無爲。定靜無爲。爲入手。以慈悲感應。忠恕爲功夫。以三皈五戒。六度萬行。三華五氣。五百大戒。三綱五常。非禮勿視。聽言動爲行持。以盡性至命。歸根復命。亦復如是。爲究竟。大中至正。盡善盡美。不敢放言高論。恣意揮霍者。懼毫釐微差。千里致謬。故身度聲律。規圓矩方。範圍天地。師表百王。歷萬世而無弊也。道自金丹之說興。末流多入於執象。佛自頓教之傳失。末流多入於頑空。儒自孔孟既逝。程朱以降。學者大概囿於言語文字之



間。儒囿文字。尙靠人道。釋老失真。概無足觀。既無真修。小則有遺倫之過。甚則致亂倫之罪。此非老子釋迦之咎。乃後世學者。矯枉過正。脫略倫常。棄人求天之失也。蓋老子服官。歷仕周朝。未嘗絕人而無君。釋迦有子。世襲生佛。何曾遺倫而無父。孔子司寇。三月而去魯。孟子客卿。不久而去齊。顏閔終身不仕。非時君之削奪。材力之不稱。別有所爲。故不粘滯於利祿富貴也。蓋以理微道大。難爲不知者言耳。佛老齊戒。直行明言。孔子則含而不露。佛爲一國之主。無有所畏。老乃大化之神。不爲世縛。孔子則無位無權。處非其地。故不着形跡。危行言遜者。懼曲高和寡。德修謗興也。如不然。鄉黨一篇。沽酒市脯不食。失飪不食。割不正不食。不得其醬不食。不時不食。不撤薑食。外此如季康子燕孔子。孔子不肉而食。齊必變食。子之所慎。齊。戰。疾。君子齊戒以神明其德。非但制齊三日。散齊七日。實無時不齊也。蓋食腥則殺生害理。違仁養陰。食葷則蔽性昏智。清陽不升。神明不至。不戒則心志散亂。情慾雜投。精神失守。流爲汗下。有心者會意其間。三教聖人。異地則皆然也。

當時三教分門。互相牴牾。各執其見。不能歸一者。囿於人不達於天。各據枝葉。迷忘根

本也。老子乃傳道之祖。故東度孔子成至聖。闕里傳猶龍之歎。西化胡王悟真經。函關現紫氣之祥。青牛西去。道傳天竺。白馬東來。佛興震旦。孔孟之道。有資於老聃。周程之學。實本於希夷。柱下史官。華山道士。皆有益於儒。無害於儒。奈何自昌黎而後。以毀佛闢老爲正事。新安以來。以嚙陸排王爲真儒。昌黎闢老。而其姪孫湘子。竟成黃冠之領袖。道成天上。名留人間。廟貌馨香。童婦皆知。由此觀之。多此一闢也。文公人品。本來正大。但孔孟堂奧。差之毫釐。原道論學。不言格致。入手已差。其他可知。文章功業。大有可觀。性命天道。未可與議也。朱陸之學。始睽終合。陽明學業。終難磨滅。而異同之論。至今未息者。門戶之偏也。河圖洛書。一順一逆。河圖順行相生。一本萬殊。由體入用。洛書逆行相尅。萬殊一本。攝用歸體。河圖以七八九六之成數爲四象。七爲少陽。八爲少陰。七爲震。坎。艮。三卦。皆一陽二陰。陽則奇。圓。圍。三。三用其全。陰則偶。方。圍。四。四用其半。三用其全。一陽爲君。得三數。四用其半。二陰爲民。得四數。三與四共。其數爲七。三男皆七。故曰少陽。八爲巽。離。兌。三卦。皆二陽一陰。二陽得六數。一陰得二數。六與二共爲八。三女皆八。故曰少陰。六子皆少。對乾坤父母二老而言也。乾父純陽。三三見九。故老陽用九。

坤母純陰。二三如六。故老陰用六。老變而少不變者。物極則反。陽極則變陰。陰極則變陽。乾用九。變則爲八。乾下交坤。虛而成離也。坤用六。變則爲七。坤承乾爻。實而成坎。以數而言。用九變八。乾交坤而成離。用六變七。坤承乾而變坎。以理而言。則乾陽順進。由體入用。故乾用後天之離。離數九也。坤陰逆退。由用返體。故坤用先天之坎。坎數六也。坎本中男。坎爲月。而月號太陰。離本中女。離爲日。而日爲太陽。此陰陽互根之義也。陽內含陰。外象爲陽。陰中含陽。外象爲陰。河圖天數之積。二十有五。地數之積。三十。天地積數五十有五。除五不用。其用四十有九。五爲太極之用。一爲太極之體。四十九者。七之積數也。陽至七則變陰。陰至七則陽復。六則變機未至。八則變機已過。易者變化之機也。故揲著用七七之數。河圖爲地。地重而濁。洛書爲天。天輕而清。重濁則數多。輕清則數寡。洛書之積。四十有五。少土之成數。故輕清而變易流行不息。河圖之積。五十有五。多土之成數。故重濁而簡厚不遷。天體爲陽。陽數以五爲中。天氣有升有降。升則爲陽。陽數五。甲、丙、戊、庚、壬。降則爲陰。陰數五。乙、丁、己、辛、癸。地體爲陰。陰數以六爲中。地有對待。自子至己爲內。自午至亥爲外。天干之土二。地支之土四。亦土多也。故天一氣

爲體。而地以土爲體。天以五爲用。故五音三分損益而象天。地以六爲用。故六律隔八相生而法地。古人畫井分疆。建邦設都。布兵排陣。下寨安營。奇正變化。悉本洛書。學者見古人畫井分疆。本於洛書。多以洛書爲地盤。而不知用雖在地。實則法天也。故年白月白。日白。時白。九位轉運。吉凶相錯。大小相間。故達於洛書之源。則識天時。達於河圖之源。則知地利。達於天理。地理。性理。三理一本之源。則得人和。達於氣不達於理。謂之偏。達於理不達於氣。謂之素。達理之源。明氣之用。盡地之利。爲內聖外王大中至正之道。理之微。盡性至命。理之顯。三綱五常。歷萬古而不易。氣之隱。運會升降。氣之顯。世道變遷。當因時而制宜。

日月星辰麗乎天。即麗乎氣也。百穀草木麗乎地。即麗乎土也。青氣爲天。土也爲地。良不虛也。人只知百穀草木之麗乎地。而不知地即天中之一物耳。黃帝問於岐伯。地爲天中之一物。亦有所託乎。岐伯曰。大氣舉之耳。鬼臾區知地上之天。而不知地下有天。岐伯言及地之四外皆天。未嘗言及天之四外復有天也。天之四外復有天。惟太上老子言之不一。清靜經曰。大道無形。生育天地。道德經曰。無名天地之始。本行集經曰。九



天之上。謂之彌羅。天上之天。上極無上。此乃大道之蘊。至理之奧。上天禁祕。不得妄傳。寶而敬之。非人勿示。無所不貫之謂彌。無所不包之謂羅。大氣舉地。大道生天。俗學之士。大都以可知可見者爲事業。而不知聖神事業。迴超凡庸知見之外。如中庸云。鬼神之爲德。其盛矣乎。視之而弗見。聽之而弗聞。體物而不可遺。使天下之人。齊明盛服。以承祭祀。洋洋乎。如在其上。如在其左右。三教聖眞。師表萬世。模範百王。俎豆馨香。久而彌新。儒由至善定靜。不睹不聞。達無聲無臭之天而成聖。道由清靜無爲。寂淡冲虛而成仙。釋由降服其心。寂滅眞空而成佛。因其不入執象。故不落頑空。空中不空。是爲妙有。妙則神明不測。有則體物不遺。古人德修謗興。道高毀來。曲高和寡。舉世莫容。不悔不慍。死生以之者。爲道故也。文囚羗里。孔厄陳蔡。程子之學。擯於蔡京。朱子之學。斥於侂冑。一者俗眼不識。少見多怪。再者精金待鍊。動心忍性。分所當然。再如陽明平亂。有功不賞。蕭寺談禪。中若無是者。世味淡也。元定佐朱。無罪見逐。羈所傳過。禍患不避者。見理眞也。如本朝世祖章皇帝。世宗憲皇帝。皆深探理窟。精契道妙。道與權合矣。然聖人之政。可以明行。聖人之道。未敢顯傳者。一懼臣民難以盡識。變更不易。二懼

理微道大。歧路易生。妄付流毒。易放難收。致今滋蔓。以故世宗作語錄以明志。世祖棄江山如敝屣。有道有權。如二聖尙不能以斯道之微。遍喻臣民。况其下焉者乎。嗚呼。大同世往。江河日下。習染既深。無可如何也。大學之作。本於堯典。故以明德入手。其修齊治平之序。即克明峻德。以親九族。九族既睦。平章百姓。百姓昭明。協和萬邦。黎民於變時雍。其定靜安慮。乃發揮文思安安之蘊。其格物致知。乃表章格於上下之義感格。格除。格至。三義兼該。而堯典之格至義居多。其本末先後始終。即明德至於於變之序也。堯典命羲命和。於於變之後。盡人合天也。大學言人事。而大事未嘗言及者。各有所司。言不越職。天理之天。學者正務。天時之天。存於有司也。中庸之作。本於虞廷之傳心。湯誥之言性。人心道心。天道人道也。惟危惟微。顯微費隱也。不偏之謂中。允執之謂庸。中者道之體。庸者道之用。允執厥中。即用其中也。惟皇降衷。若有恆性。天命之謂性也。惟精惟一。允執厥中。率性之謂道也。其言不睹不聞。無聲無臭。洋洋如在。體物不遺。皆發揮維皇之真體。其言三達德五達道。九經三重。位育參贊。乃極推降衷之大用。其言德性問學。廣大精微等事。乃剖天道人道之兩端。施允執厥中之大權。不爲隱怪。端入德

之門。不廢半途。戒垂成之敗。至於邈世不見知而不悔。則樂天知命。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矣。不避陷阱者。智非眞智。不知食味者。愚乃實愚。此道所以不易明不易行也。食以養陰。飲以養陽。飲食之質本於地。有形易見。飲食之味本於天。無形難窺。飲食之味。居乎飲食之中。達乎飲食之外。空中實象。有似於道。故以爲喻。格物之法。有要道焉。先格無極之理。窮天地之大源。次格太極之氣。究萬物之父母。再次格兩儀之象。分動靜之由來。無極之理。形象俱無。聲臭胥泯。爲天地之本始。性命之大源。可以意會。難尋蹤跡。無終無始。靜而能應。無思無爲。有感必通。苟非升堂入室。默契神化者。未可輕與之議。格太極之氣。雖無形象而能。形形象象。雖無聲臭而能。聲聲臭臭。其始也。萬物遂之而有始。其終也。萬物遂之而返終。太極之氣。陽清陰濁。清氣成形之大者爲天。天包地外。載星宿日月而運行不息。濁氣成形之大者爲地。地處天中。載山川動植而厚重不遷。天以氣生萬物。氣以升降分陰陽。升則向暖。降則向寒。初升而溫則爲春。升極而熱則爲夏。初降而涼則爲秋。降極而寒則爲冬。春夏秋冬。交宮過度。四隅之間。爲之四季。地以土載萬物。以南北分陰陽。南方多暖。北方多寒。東方多溫。西方多涼。四隅同天。之四

季寒則屬水。熱則屬火。溫則屬木。涼則屬金。而四季之間氣屬土。陰陽五行之氣生萬物。其成形之大者有五。曰羽。毛。鱗。甲。倮。而化生之類爲餘氣。合之爲六。行者動也。動物有靈。神繫於天。其根在上。以神氣質三者合而有生。神本一致。氣有萬殊。而大綱有五。曰金。木。水。火。土。稟金氣而生者。曰甲蟲。外剛內柔。其族有三百六十之多。而龜爲之長。稟木氣而生者。曰毛蟲。外柔內剛。其族有三百六十之多。而麟爲之長。稟水氣而生者。曰鱗蟲。其居多潛而能遊。水性下也。其族有三百六十。而龍爲之長。稟火氣而生者。曰羽蟲。其居多高而能飛。火性上也。其族有三百六十。而鳳爲之長。稟土之中氣。兼金木水火之全而生者。爲倮蟲。不恃羽毛鱗甲。被以衣冠。居以宮室。以四靈爲畜者。其族亦三百六十。而聖人爲之長。金純主義。故神龜爲卜。而預告吉凶。木純則仁。故鱗不傷生。爲聖賢之祥。水純主智。故神龍變化。兩在莫測。火純則文明而有禮。故鳳全五色。雁行有序。而其配不亂。土之純則統四端兼萬善。羽蟲之音。清高近徵。毛蟲之音。長直近角。甲蟲之音。收歛近商。鱗蟲之音。低下近羽。而人則通於五音。達於六律。其形則金短木長。火尖水曲。土則以圓爲首。稟其氣之純者。則各肖其形。而雜於偏者。則萬有不齊矣。凡九竅



者。則形交而胎生。八竅者。則氣交而卵生。木火之族。居陸者多。金水之族。潛淵者多。陽升陰降之分也。仙鶴養神。知木火之靈。神龜調息。得金水之精。故一能通神。一能羽化。天氣一周。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。又有二十八宿之經星。雖其所管之度。多少不同。凡稟某宿某度之氣者。其形性與某宿相肖。以陰陽衰旺純駁。星宿吉凶。而分貴賤大小。智愚賢否。雌雄妖壽之殊。即此引而伸之。擴而充之。觸類而長之。動物雖多。可從此而格矣。地以五質載萬物。待天氣至而後生。質濁屬靜。靜則植物根生於地。以生長爲動。以不能自動爲靜。山產五金草木。爲靜中之靜。以象地之骨。水生於山而潤草木。爲靜中之動。以象地之血。草木成形之美。而能食人者。爲五穀。曰根。穗。角。蔓。懸。凡五穀之根。葉。花。實。枝。幹。色青味酸。形直而長者。本春之木氣而生。人食之。則入肝膽之經。而生筋。色黃。味甘。形圓者。本四季之土氣而生。人食之。入脾胃二經。而生肉。色赤味苦。形尖者。本夏之火氣而生。人食之。入心經小腸經。而生血。色白味辛。形短者。本秋之金氣而生。入肺經大腸經。而生氣。色黑味鹹。形曲者。本冬之水氣而生。入腎經膀胱經。而生骨。輕而味淡者。屬陽。入氣分而上升。重而味厚者。屬陰。入血分而下降。凡植物以氣質

合而有生。無神故無知。而根生於地。天地之間。萬物雖多。不出動植。動植雖多。不外五行。五行雖多。不離陰陽。陰陽本於太極。太極本於無極。無極之理本無形。龍馬出河。現圖。借天地生成之數以形之。太極本無象。神龜出洛。負一氣流行之數以象之。於是羲皇會天地之數。本河圖對待之靜體。畫先天八卦之象。文王會一氣流行之數。翻先天之靜體。作後天動用之象。易未畫時。易在天地。易既畫後。天地在易。河洛言氣現空中之實象。伶倫因之而作樂。河圖天一。洛書履一。天一爲五行之宗。履一乃一陽之始。故五音六律。度量與衡。皆自此而造端。一者奇也。奇圓圍三。三三見九。九九八十一。絲爲黃鐘之宮絃。由此三分損益。至六十四數。三分分之不盡。故音止於五。奇圓圍三。故黃鐘律管。空圍三分。三三見九。故其長九寸。由此而隔八相生。而音始有八。黃鐘律管。容秬黍之中者。千二百粒。重十二銖。十二月之象也。二十四銖爲一兩。二十四氣之象也。十六兩爲一斤。合之得三百八十四銖。即六十四卦。三百八十四爻之象也。由是因秬黍之寬。積分爲寸而生度。因容秬黍之器。積合爲升而生量。知此則律度量衡。可從而格矣。羲皇畫卦。以昭兩間之物象。黃帝因之而創衣冠。治宮室。造器皿。以利民用。天位

乎上。地位乎下。而尊卑之禮生。乾稱乎父。坤稱乎母。而親親之禮生。三少爲男。而兄弟之禮生。三少爲女。而姊妹之禮生。三男三女配合。而婚姻之禮生。同聲相應。同氣相求。而往來之禮生。自少而壯。生冠婚之禮。自老而死。生喪祭之禮。引伸觸類。而三千三百之禮。可從此而格矣。近取諸人。六十四卦。生於艮兌。大本於天。三百八十四爻。不離奇偶。蓋由少男而爲中男。由中男而爲長男。由長男而爲老父。四卦亦一卦之變也。由少女而爲中女。由中女而爲長女。由長女而爲老母。四卦亦一卦之變也。一陽生於冬至之復。而一百九十二陽爻。皆於此而造端。一陰生於夏至之姤。而一百九十二陰爻。皆自此而託始。洛書爲流行之氣。天。萬物之生死吉凶。由於氣。故人事之顯。悉本於氣。王者則之。上則以之而治曆明時。下則以之而畫井分疆。九疇爲百王之大法。八陣爲九伐之通用。於穆現無形之道。於洛書河圖。借數以顯道也。羲皇本河洛之象。於先天後天。借象以顯數。黃帝因河洛卦象。以治禮作樂。風后因九宮而治奇儀。倉頡本卦象而演六書。隸首本河洛而推算數。岐伯則參河洛卦象。究理氣之大用。以創醫。廣成子則超河洛卦象。還理氣之大源。以傳道。合理氣顯微。推而至於人事。治度大備。風氣漸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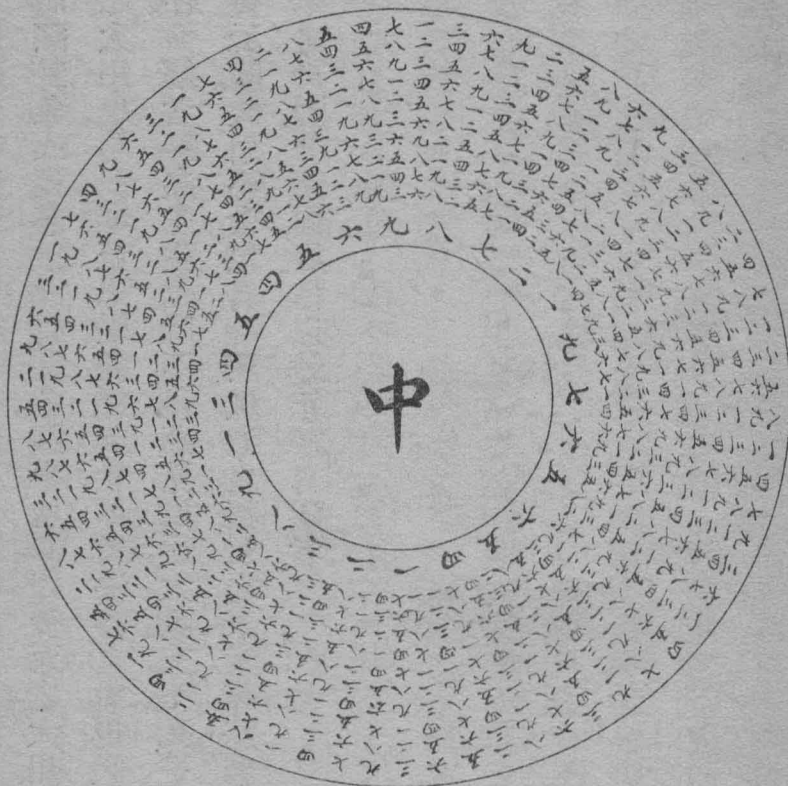
此由皇入帝之世界也。揖讓出於唐虞。道之盛。征誅起於三代。道漸衰矣。然夏則尙忠。本之於心。商則尙質。未離於人。周而尙文。則物象從事。而身心之學漸晦矣。此由帝入王之世界也。至齊桓晉文。則假借其事。而參以詐力。此由王入伯之世界也。由皇入帝。謂之元。由帝入王。謂之亨。由王入伯。謂之利。降及孔孟之世。道寄師儒。祖述憲章。效天法地。貞之終。即元之始。故孔子爲衰周之素王。孟子爲素王之功臣。





氣天象天。雖分九重。而造歷之法。實本於三。蓋宗動天爲乾。而恆星天爲乾之中。土星天爲乾之下。此三重合而爲天行健。蓋宗動天之行度不可見。而以恆星天。每日繞地一周所過者爲度。歷三百六十五日。四分日之一。繞地一周。復還於初起之度。爲一歲之周。向下木星天爲離之初。火星天爲離之中。日輪天爲離之成。木火一家。合而成離。中含一陰。故次健於天。一日不及恆星天一度。歷三百六十五日。四分日之一。不及恆星天一周。而復起於初起之度。謂之一歲。此氣盈之所自出也。向下金星天爲坎之始。水星天爲坎之中。月輪天爲坎之成。坎卦一陽。陷於二陰之中。故行遲。每日不及恆星天十三度。十九分度之七。不及日輪天十二度。十九分度之七。歷二十七日半。而與恆星天。復會於初起之度。二十九日半。與日輪天復會於初起之度。謂之一月。此朔虛之所自出也。合氣盈與朔虛。而閏餘生焉。故乾爲純陽。動中動而行健。離爲動中靜。而次健。坎爲靜中動。而行遲。坤爲靜中靜。而以不動爲正矣。宗動天雖一氣渾圓。上貫星斗。下貫大地。中貫人物。屈伸往來。默運四時。終始萬類。然上者輕清而行速。下者重濁而行遲。雖虛空寥廓。渺無際涯。氣之所至。以數推之。不遺累黍。此七政之所以分。八卦之

所以判。閏餘之所由起也。黃帝之時。神龜出洛。風后則之以演奇儀。大禹則之而演洪範。文王則之而翻卦象。或得其數。或得其象。踵事增華。而後天之天用彰矣。天現洛書。即現宗動天之天用也。易曰。參伍以變。錯綜其數。即言洛書之數也。嗟自孔子逝。而微言絕。其文雖存。而解者鮮矣。愚生也晚。不得親見風后。大禹。文王。孔子。而師事之。幸餘編之尚存。反復玩味。久而不舍。似有神明啟迪之無言之表者。謹將參伍以變。錯綜其數。入用之處。筆之於圖。公諸同好。借以就正於有道者。





神龜出洛。謂之洛書。其數載九履一。左三右七。二四爲肩。六八爲足。五數居中。以應八方。縱橫皆十五數。縱橫之數。始於八者。八節之謂也。推而至於二十四者。二十四氣之謂也。每氣十五日。五日六十時。三五一氣。一百八十時。三元一周。而後氣始交。此正參伍以變也。三五。不曰三五。而曰參伍者。宗動天。三百六十五日。四分日之一。升降一周。自一至九。陽氣上升。此太極之陽儀也。而春夏之元亨寓焉。自九至一。陰氣下降。此太極之陰儀也。而秋冬之利貞寓焉。天統四德。即統四象也。四象非他。即春夏秋冬之謂也。春有立春。春分。夏有立夏。夏至。秋有立秋。秋分。冬有立冬。冬至。而八節分矣。此四象之所以生八卦也。自八節推而至於二十四氣。而參伍以變之實知者。已瞭然於心目矣。三五而曰參伍者。氣非形質之比。雖有節次。實無間斷。分而未嘗不合。參者。渾合無間之謂也。錯者。陽順陰逆。各行其道。流行不息。對待而觀。總不離縱橫十五之數。錯者。分也。綜者。合也。太極之氣。浮沉升降。默運四時。高者輕清而行速。下者重濁而行遲。此象天七政之所以錯綜也。九宮迭運。陽順陰逆。此氣天九宮之所以錯綜也。七政天懸象著明。莫大乎日月之變。三五而盈。而生震。兌。乾。此西南得朋之象也。三五而虧。而生

巽、艮、坤。此東北喪朋之象也。而畫卦之本有自來矣。太極天九宮迭運。年月日時。各有攸司。而序疇之法有其原矣。參伍以變。錯綜其數。自八推至二十四。自二十四推至七十二。自七十二推至四千三百二十。縱橫十五。自然而然。絲毫不紊。此太極氣天之至妙者也。達而至用。上推往古。下推來今。廢興存亡。吉凶悔吝。捷若影響。此又九宮之神乎其神者也。故風后得之而演奇。大禹得之而序疇。文王得之而演易。孔子得之而繫辭。古之聖帝明王。分田制祿。則以之爲井田法。建邦設都。則以之爲明堂位。司馬招討。行則爲陣。住則爲營。戰則以之爲奇正變化。孤虛生死。向背趨避之用。此數乃後天之用。神化之易也。其縱橫錯綜。極之於四千三百二十。及七十二候。每候六甲。六十時之積也。今此一盤。乃七百二十。縱橫十五之數。乃每候自甲子至癸酉。十時之積也。其下尙有五盤。因萍踪百忙。未暇全及。好此者即此而推。其後五盤。觸類引伸。自見其全。此書原爲探一貫之源頭而作。象數之學。非吾人之急務。亦非吾人之正務。此處微露端倪。足見古聖之學。體用兼該耳。一貫者何。宗動天一氣流行。默運四時。上貫星斗。下貫大地。中貫人物。氣旺則壯。氣衰則老。氣絕則死。有形之天地尙然。況人與物乎。此氣升

降浮沈於太虛之中。雖視不見。聽不聞。而實體物不遺。體物不遺。則無物不貫也。蓋宗動之氣。化機流行。徹上徹下。天淵兩在。積厚有色。謂之碧落。未厚無形。謂之虛空。虛空碧落。無在非氣。即無在非天也。如春氣至則向溫。夏氣至則向熱。秋之涼。冬之寒。其義一也。如春氣至。不曰春氣。而曰春天者。天即氣。氣即天也。此氣雖萬有不齊。實無時不運。虛空亦無時不在。人物關中。張子曰。知太虛即氣。則無無。此賢人之造詣也。只知虛空即氣。虛空非空。而不知主宰虛空之氣者。猶有理在也。理者不動天也。氣者宗動天也。理靜爲經。氣動爲緯。經者靜而不動。常而不變。故曰五常。緯者流行不息。變而有常。故曰五行。此兩者同塞宇宙。同貫萬物。同在無臭無聲之表。盡人不睹不聞之中。而有可道可名。不可道不可名之分。可道可名者。宗動之氣。流行不息。有跡可尋也。不可道不可名者。不動之理。靜而能應。神妙莫測也。不動之理。即河圖之所從出。此不易之易理學也。宗動之氣。即洛書之所從出。此變易之易。數學也。七政天之日月。交易之易也。乃卦象之所從出。象學也。象學。數學。理學。即上。中。下。三乘之分。不動之理。至妙至神。不疾而速。不行而至。無爲而成。人水不溺。入火不焚。穿金透石而無礙。理。即周子所謂無

極之真也。當二五之精。妙合之際。無極之真。即與之妙合而凝。二五之精。生有形之身。無極之真。作神妙無形之性。此性乃人生而靜之性。性善之性。恆性之性。亦即中庸所謂。天賦之命。本然之性。虞廷所謂。惟微之道心。西竺所謂。涅槃之妙心。太上所謂。谷神不死。真常之性。古人所謂。三教歸一。萬法歸一者。蓋謂至靜不動天。神妙不測之理。包羅天地。養育羣生。雖無聲而無臭。實無在而無不在。此理無所不理。萬物統體一理。物物各具一理。故天有天理。地有地理。物有物理。人有性理。三教皆人也。即皆有性也。性即理也。此至靜不動之理。猶大海之水也。物物各具一理。猶魚腹之水。息息與大海相通。所不同者。水有形而理無形。水無知而理有知。水有在亦有所不在。理則無所不在也。水有時而盡。理則無時或盡。水盡之後。而理復能生水也。古人多以水喻道者。兩大內外。能通者有三。而水居其末。蓋水能通在地有質之類。而不能通河漢星斗。欲通河漢星斗。必須化氣。宗動之氣。上通斗牛。下通大地。中通人物。而不能通元氣之表。無極天。大羅天。天外天。生天地之天。欲通天外天。必須化神。試問四大部洲之人。人誰無性。有性即有理。物物各具之理。未有不通萬物統體之理者也。然通而不知其通。不得



大通終通者。氣稟之拘。物欲之蔽也。迷真逐妄。流浪生死。不得明善復初。盡人合天。還歸聖域者。此其故也。三代而上。主傳斯道者。堯舜禹湯文王周公也。三代而下。主傳斯道者。三教聖人也。故人心惟危。道心惟微。惟精惟一。允執厥中。一十六字之傳。出自唐虞。故世躋仁壽。治臻上理。此中天大同之盛也。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。若有恆性。出自湯誥。克明峻德。出自堯典。大學之明德。中庸之率性。其本於此乎。文王演卦。周公明爻。孔子作傳。洙泗心法。祖述憲章。上律天時。下襲水土。良不虛也。繫辭傳曰。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。曲成萬物而不遺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。故神無方而易無體。又曰。易無思也。無爲也。寂然不動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。範圍天地之神。即至靜不動天。無極之理。理者神之體。神者理之用。神理者何。聖域之一貫也。聖域者何。至靜不動。無極理天也。孔子有見於此。故造詣至此。造詣至此。故與此天同體同壽。永劫常存。此登峯造極。至極無以復加之地。故聖稱至聖。理稱至理。道稱至道。善稱至善。人稱至人。神號至神。如學不至此。見不及此。行不到此。得少輒足者。皆非到家之學也。何至之有。佛曰。一合理相。老曰。大道無形。生育天地。釋立二聖。皆深造聖域。優入聖域者也。故稱天人師表。蓋至靜

不動天而下。爲宗動天也。此天之氣。雖彌綸兩間。而陰陽迭勝。五行錯雜。動而難靜。駁而難純。人自降生之時。因地一聲。此氣由口鼻而入。此後天之性命也。故命曰氣數之命。性曰氣質之性。心曰人心。神曰識神。作七情之領袖。而後起之慾有其根矣。若不明乎理。囿於氣中。却慾調息。終身不息。可成此天之果。縱能飛雲走霧。感而遂通。宗動天流行之氣。十二萬九千六百年。終歸窮盡。此天既盡。成此天之果者。能不隨之而盡乎。釋曰。饒經八萬劫。終須落空亡。仰箭射虛空。力盡終歸墮。蓋謂修此天之果者而發也。此天之下。七政象天。取坎填離之法。本於象。取坎中之陽。填離中之陰。補離成乾。日月會合。結而成丹。木火一家。離日爲性。金水一家。坎月爲命。坎離顛倒。簇五合三。會三爲一。性命雙修。亦大近理。所可疑者。中庸曰。天命之謂性。賦畀謂命。稟受謂性。賦畀稟受。一理而已。原非有二也。故曰。率性之謂道。宋儒釋之曰。性即理也。理即五常。五常即至靜不動。常而不變之理天也。修理天之果者。則以性爲理。修氣天之果者。則以性爲氣。修象天之果者。則以性爲離。爲日。爲汞。爲龍。爲鼎。爲姪女。以命爲坎。爲月。爲鉛。爲虎。爲爐。爲嬰兒。千名萬號。不堪枚舉。此等功夫。實不同於中庸。而大異乎中庸。中庸之道。孔

子之道也。而可與之異乎。愚初立志學道之時。亦自象天入手。用至水升火降。法輪常轉而後。曾有詩曰。坐到忘時萬有空。冥冥杳杳一真宗。太虛廓落難尋我。彷彿冰壺水月中。又云。水月冰壺亦消融。靈明體合太虛空。色空始見空空色。認得無皇萬象宗。到此境界。無極。太極。理天。氣天。了然心目。始知三教聖人。皆以理天爲最上一乘之天。回視氣天。象天。盡成糟粕。但願同志諸友。在象者莫囿於象。至氣者莫囿於氣。挽起眉毛。洞觀無礙。必到無極理天。與三教聖人。齊肩同壽而後已。一貫者。至靜不動天。以理貫萬物。乃河圖之所從出。爲人生本然之性。道心。元神之源。欲回此天。必遵孔門之四勿。無佛門之四相。習玄門之清靜。功行圓滿。杆頭進步。一靜即超三界外。不勞彈指了修行。宗動天。以氣貫萬物。乃洛書之所從出。爲氣數之命。氣質之性。人心。識神之源。其爲氣也。至大至剛。以直養而無害。則塞於天地之間。此賢關一貫之源也。七政象也。日月盈虧。爲畫卦之源。如以日月盈虧生卦而論。則西南得朋。自震而兌。自兌而乾。此陽進之卦也。東北喪朋。則自巽而艮。自艮而坤。此陰退之卦也。卦者挂也。日月懸掛虛空。而生卦也。爻者交也。日月相交。而生爻也。八卦只見六卦。六爻即是八爻者。乾爻用九。坤

爻用六。九六非他也。九爲後天之離。六爲先天之坎。坎離者乾坤二用。六卦加坎離而成八。六爻加九六而亦成八。六卦非坎離不生。六爻非九六不變也。此天盤之八卦也。加以地之八方。以八乘八。而六十四卦完矣。八卦以陰陽二氣貫。二氣乃一氣之屈伸。仍是一貫也。河出圖者。現不動天。無極眞理之一貫也。而本然之性。有其源矣。洛出書者。現宗動天。太極元氣之一貫也。而氣質之性。有其源矣。伏羲畫卦。現七政天。懸象著明。自氣入象之一貫。此得之仰觀者也。又有自俯察而得者。中華大局。南方多暖。純陽之卦居之。故乾南。北方多寒。純陰之卦居之。故坤北。日生於東也。而離居之。月生於西也。而坎居之。西北多山也。而艮居之。東南多水也。而兌居之。寅爲青龍之位。而震居之。申爲白虎之鄉。而巽居之。震爲雷。巽爲風。雷從龍。而風從虎也。此南瞻部洲。一洲之易也。而三洲不與焉。盈天地間。無在非象。萍蹤筆墨。一時難罄。聊舉一二。以發理氣象之來源焉耳。一元十二會。六會開物。六會閉物。自子會開天。爲自無入有之漸。天地人物之性。子會入理。丑會入氣。寅會入象。歷卯辰巳。六會。而萬象全矣。午會傳道。爲自有還無之漸。故由象悟氣。自氣還理。此盡人合天。賢關聖域。造詣之次第也。人之恆性。皆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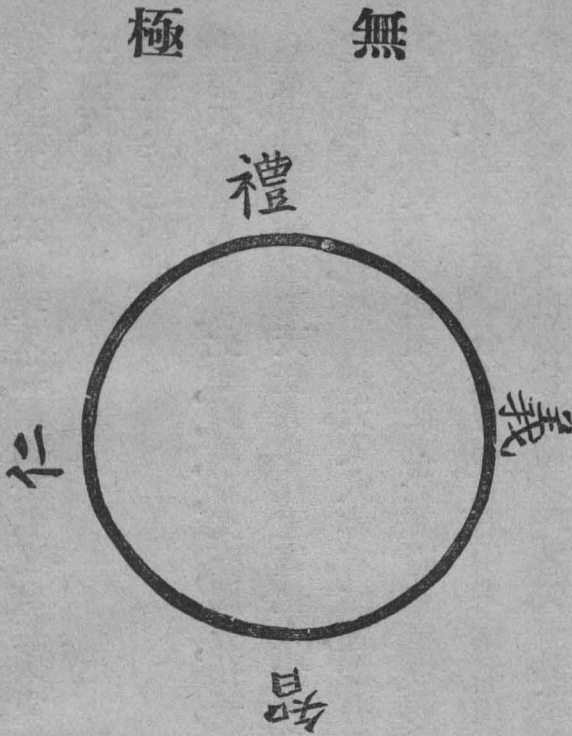
無極理天而來。自理入氣。則拘於氣稟。自氣入象。則蔽於物欲。而來路迷矣。而自性昧矣。開天收天。

維皇上帝之事也。

上帝不言。借人而言。此堯舜禹湯文王周公孔子。三教聖人。繼天立極。代天宣化之所自來也。蓋掌道之聖。天覺人也。代天宣化。人覺人也。天覺之人。謂之先覺。人覺之人。謂之後覺。本然之性。來自理天。人人本有。然迷則有而不知其有。覺則有而各知其有矣。歷代諸聖。教人之法。不過使之覺其固有之性。明善復初。返本還原而已。明善復初者。盡人也。返本復原者。合天也。盡人者。由象悟氣。由氣悟理也。合天者。人人各具之理。還於萬物統體之理也。萬物統體之理者何。至靜不動天也。天地人物之性。降下無極理天者。爲自無入有。開物之世。歷代諸聖。奉

上帝之命。降下塵寰。各立宗旨。教化愚蒙。如孔子以克己復禮立教。老子以歸根復命立教。釋迦以離一切相。一合理相立教。老曰。大道無形。孔曰。上天之載。無聲無臭。佛曰。凡所有象。皆是虛妄。三教究竟。皆教人由象返氣。自氣返理也。然非久居無極理天之

人不能知無極理天之道。非奉無極理天之命。不敢傳復還無極理天之法。不敢評無極理天之品。故儒至理天而成聖。釋至理天而成佛。道至理天而成仙。三教歸一者。歸於理也。縱使各據枝葉。不肯歸一。天定勝人。終歸於一也。一散萬殊。自無入有。由理入氣。由氣入象。六會開物之世也。萬殊歸一。自有還無。由象入氣。由氣還理。六會閉物之世也。此一之無所不貫。而原出自無極理天。



至理渾圓太極先。

徹終徹始徹中邊。

大包覆載無形外。

細入鳶魚有象前。

二五合時周性命。

一三判處貫人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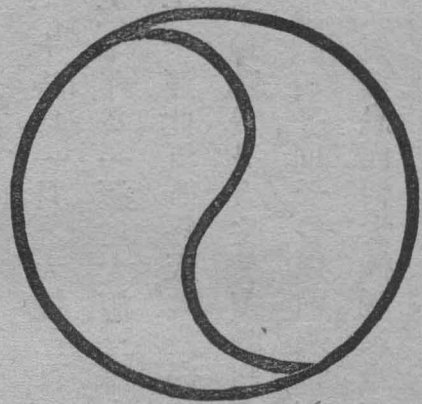
羲皇畫後真宗顯。

聖聖淵源賴此傳。

太極

亨

利



貞

元

聖聖源源賴此傳。  
 彌綸一炁即真詮。  
 隨機赴感方方現。  
 附物昭靈在在圓。  
 著策非神神自有。  
 卦爻是象象終捐。  
 周流萬類微之顯。  
 體具先天用後天。

無極之號。出自道經。孔孟之書。未嘗多見。至宋濂溪周子。著太極圖說。始曰。無極而太極。又曰。無極之真。二五之精。妙合而凝。乾道成男。坤道成女。終曰。主靜立人極。樂記曰。人生而靜。天之性也。故大學以定靜入手。佛老以清靜為宗。無極者。何理而已矣。後之

學者大都以太極爲理。以無極爲無關緊要之說。豈知太極之圖。黑白已分。陰陽已判。陽升陰降。流行不息。循環往來。陽氣上升。自復至垢。元亨出焉。謂之陽儀。陰氣下降。自垢至復。利貞出焉。謂之陰儀。升降往來。寒暑代謝。太極非氣而何。此氣下貫大地。上運星斗。一日繞地一周。每日過一度。歷三百六十五日。四分日之一。復還於初起之度。謂之一歲。歷三百六十歲。謂之一運。歷三百六十運。謂之一元。十二萬九千六百年而此氣一終。故三百六十時爲一月之太極。三百六十日爲一年之太極。三百六十月爲一世之太極。三百六十年爲一運之太極。三百六十世爲一會之太極。三百六十運爲一元之太極。三百六十運。此氣既終。天地或幾乎息矣。若言天地有息。不信者多以爲妄。殊不知天開於子。地闢於丑。人生於寅。既曰人生於寅。寅會以前。未嘗有人也。可知矣。既曰天開於子。地闢於丑。則子會以前。未嘗有天。丑會以前。未嘗有地也。又可知矣。天既無有。則太極之氣。非息而何。太極既息。惟有無極在也。蓋聞善言天者。不外於人。善言人者。必本於天。天地如人有形之身。太極如人呼吸之氣。無極如人虛靈之性。不但如人。凡有靈之物皆然。天氣交地。而萬物生。萬物之雌雄。亦如天地。故有形可見。爲交



易之易。無形有跡。爲變易之易。無跡無形。神妙莫測。體物不遺。爲不易之易。交易之易。有形則壞。速變易之易。無質則毀。遲不易之易。形質胥泯。則不壞不壞者。本然之性。來自無極理天者也。遲壞者。氣質之性。來自太極氣天者也。速壞易朽者。其四大假合之身乎。是故神有氣中之神。有理中之神。理中之神。上居三十三天。在慾界色界而上。下照一十八獄。統慾界色界而下。無所不統。無所不理。不疾而速。不行而至。無爲而成。無在而無所不在。爲無始無終永劫不壞之神。若三清上聖。釋迦。觀音。孔。孟。顏。曾。得道而成之類。何謂道。無極之理是也。此理貫乎慾界色界無色界之中。則不離乎氣。亦不離乎氣。超乎慾界色界無色界之外。則委氣獨立爲無極界。何謂慾界。地面上。下。飛潛動植。雜居其間。滯於有形。謂之慾界。因其甘食悅色。多生六慾故也。何謂色界。河漢星斗。有象可見。故謂之色界。何謂無色界。四空天無慾無色。故謂之無色界。無極界者。無聲無臭。而爲聲聲臭臭之主。無形無象。而爲形形象象之原。高出慾界色界無色界之上。爲無極天。大羅天。生天生地之天。天地萬物統體之天也。貫乎慾界色界無色界而下。爲天賦之命。本然之性。道義之心。物物各具之天也。萬物統體之天。與物物各具之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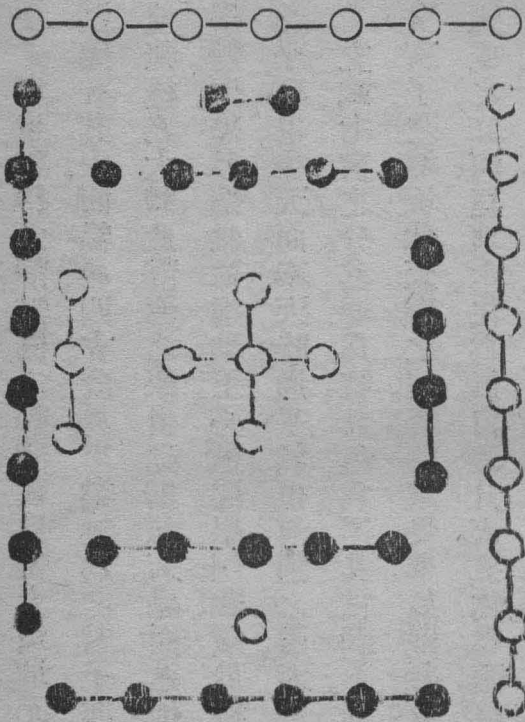
洞會交連。無間無斷。人物之所以不能頓超三界。復還無極。與三教聖人。齊肩同壽者。氣拘物蔽。昧厥本來故也。所謂得道者。知四大假合。其壞甚速。故貧賤富貴。自有命在。其來其去。無心任運。鍊形歸氣。則不囿於物。可超慾界。氣中之靈。雖後質而滅。即壽之大者。難滿一元。其究終有窮盡。故清靜無爲。鍊氣化神。可超色界。及至鍊神還虛。則物物各具之天。與萬物統體之天。渾合無間。生天生地之天。即我。我即生天生地之天。如是者。謂之得道而成。天地有壞。此神常在。此即理中之神也。現出一輪無影日。照滿三千及大千。此最上一乘之法也。氣中之神。有陽神。有陰神。以一氣流行而言。則來而伸者爲神。自子至午。太極之陽儀也。往而屈者爲鬼。自午至子。太極之陰儀也。以對待而言。則河漢星斗。爲氣中之陽神。十殿諸司。爲氣中之陰神。五嶽羣山。天中地也。其神爲少陰之神。四海百川。地中天也。其神爲少陽之神。少陰之神。司善惡於人間。少陽之神。興雲雨於空中。即此而推。易有三百八十四爻。爻爻有神。則以奇偶分陰陽。天有三百六十五度。度度有神。則以寒暑分陰陽。值時之神。一時一易。值日之神。一日一易。值年值月者亦然。大小錯綜。並行不悖。因其行而不息。故變而有常。氣中之神。陽神春夏在

天。秋冬在泉。陰神秋冬在天。春夏在泉。有所在亦有所不在。故行而後至。至而後現。陽至則自溫而熱。陰至則自涼而寒。凶神至則爲災。吉神至則降祥氣中之神。陰陽吉凶。萬有不齊。理中之神。慈祥愷悌。都歸一致。以故本然之性。來自理天。以靜爲體。故堯舜不異衆人。氣質之性。來自氣天。動而難靜。雜而難純。故有智。愚。賢。否。窮。通。壽。夭之分。人物之終也。氣數盡。則津液不生。津液竭。則四大朽潰。天地之終也。氣運盡。則雨露不降。雨露竭。則海乾山崩。光散星隕。焚以劫火。摧以罡風。大氣不舉。則地化飛灰。而混沌至矣。浩劫之至。始於人物。再而山川。終而星斗。大抵人物劫於申酉。天地劫於戌亥。申爲白虎。人物遭殺。戌爲火庫。陽光滅藏。亥會其前劫後劫之交乎。聖賢仙佛。教人不戀色身。脫離輪迴。超出三界者。蓋因慾界色界。難免劫火。囿於其中。則靈光消滅。此元滅一靈光。則後元少一人物。惟無極理天。劫火不至。故先度人物。次度鬼魂。終度星斗。三者靈光。還於無極。而浩劫至矣。迨至子會開天。星斗之靈光。各降其位。丑會闢地。山川之靈光。各降其位。寅會生人。人物之靈光。各降其位。而世界立矣。貞終元始。循環無端。元會運世。猶如晝夜。未信將來。先觀已往。三皇之世。草昧初開。五帝之世。制度始創。瞬而

爲唐虞之揖讓。瞬而變湯武之征誅。夏后尙忠行本於心。殷人尙質未離其身。周制尙文。則淳澆樸散。漸逐末務。五霸之假仁義。其所由來者漸矣。三代而上。道在君相。道與權合。故古之成人也易。三代而下。道在師儒。道與權分。故今之成人也難。勢與分使之然也。漢、晉、隋、唐。中華爲主。而臣服夷狄。遼、金、蒙古。荒服而臣妾中國。世運之變如是之速。將來之世。不可知。斯世凶險。眞同苦海。故聖賢有立命之法。求人不如求己。仙佛有逃命之術。靠人不如靠天。知呼吸之氣。通太極之天。則萬緣掃盡。調息綿綿。脫離輪迴。作氣中之神。爲天地同壽。日月齊年之仙。知虛靈之神。通無極之天。則凝聚堅固。超出三界。不囿五行。爲理中之神。作天地有壞。此性常存之神。太極之天。包乎大地之外。上運星斗。貫乎大地之中。下生萬類。不惟星斗萬類賴之。即大地無太極之氣。亦化爲無有。得太極之氣。然後融結成形。以人之所見而言。則天動在上。地靜在下。以統體之大局而言。則天包地外。地之上有天。而地之四圍上下。無在非天也。昔黃帝問於岐伯曰。地之爲下否乎。岐伯曰。地爲人之下。太虛之中也。帝曰。有憑乎。岐伯曰。大氣舉之耳。太極以動生天地。無極以靜主太極。太極雖無極中之所有。無極貫乎太極之中。亦包



乎太極之外。無極之理。靜而爲經。太極之氣。動而爲緯。經則常而不變。緯則變而有常。常而不變。不易之易也。變而有常。變易之易也。加以三光大地。雌雄萬類。有質可見之物。天地交而生寒暑。日月交而生朔望。雌雄交而生萬類。爲交易之易也。無極之理。微中之微。玄中之玄。妙中之妙。神中之神。天中之天。無象無名。本不可見。於不可象。不可



名，不可見之中。

強現河圖之名

與數以見之。

天一生水。地六

成之。地二生火

成之。地七成之。天三

生木。地八成之。

地四生金。天九

成之。天五生土。

地十成之。

此理中之數也。對待而靜。無極之靜體難見。惟大地坤元之靜似之。故曰黃中通理。正位居體。美在其中。而暢於四支。發於事業。無爲之君子亦似之。故聖人靜則象地。寂然不動。立無極之大體。此靜聖之學也。動則法天。感而遂通。達太極之大用。此動王之學也。欲學靜聖。須尊德性。欲達動王。必道問學。洞顯微於無間。合天人於一致。先天而天弗違。通乎理也。後天而奉天時。通乎氣也。河圖之數。天一生水。地六成之。一六在北。玄帝居之。玄武七宿之分。其德爲智。其色爲黑。其性潤下。其蟲爲鱗。其味爲鹹。其音爲羽。爲壬癸亥子之鄉。坎休天蓬之地。於時爲冬。其氣嚴凝。故北方多寒。天一生水。雲氣橫空。地六成之。江河巨地。水化爲氣。自地升天。氣化爲雨。自天降地。清濁互根。循環無端。兩大之間。其一六之盤際乎。水先五行。理固然也。鱗蟲三百六十。而龍爲之長。故神龍變化。天淵兩在。興雲致雨。普潤萬靈。智之德。與水之性。使之然也。水族多潛。火族多飛。然鯤化者鷗。由潛入飛。雉化爲蜃。由飛入潛。天地之間。至神者莫如水火。而善化者亦莫如水火。故火生於地二。成於天七。水氣旺而暖自生也。相火居於命門。附水而生。精竭則失水。氣竭則無火。即人可以知天也。人無氣則無根之火。傷殘百骸。無根之火。即

却火也。由此觀之。有水方能生火。獨火不能生水。火雖神而德不及水。故次水而生。天地之間。能通者有四。而火居其末。蓋無極之神通。無所不通。上通三十三天。上極無上。下通一十八獄。淵乎其淵。太極之氣。下通乎地。上通星斗天而止。水則在地。通有形之物。化氣通色界之天。火則上通同於水。而下通不及水。蓋火通不及水通。水通不及元氣通。元氣通不及神理通。水火者。爲交易之易。日月之光。只在人間。不及九地之下。元氣爲變易之易。在天在泉。至星斗天而止。無極之神。爲不易之易。故星斗天而上而下。無所不通。此上中下三乘之分也。交易之易。乾下交坤。坤得乾之中爻。實而成坎。坎爲月。坎爲水。此天一生水。地六成之之來源也。生於一成於六者。自天至地。歷空中之眞五。而始成也。坤上交乾。乾得坤之中爻。虛而成離。離爲日。離爲火也。乾爻奇。奇爲一。故曰天一生水。坤爻偶。偶爲二。故曰地二生火。離日之火。入地爲沒。出地爲生。至午而成。故曰地生天成。火成於上。不成於下。故其性炎上。先天之火。生於草木。故上古之世。鑽燧取火。後天之火。生於金石。故今之火種。不同於古。蓋因洛書右七。金得火數故也。相火附水而生者。坎卦兩偶一奇。其數七。水亦得火之數也。金石生於地中。地偶也。故曰

二見天始成。二得五而爲七。二七在南。爲火精赤帝之居。朱雀七宿之分。其德爲禮。其色爲赤。其性炎上。其蟲爲羽。其味爲苦。其音爲徵。爲丙丁己午之鄉。離景九紫之地。於時爲夏。其氣炎陽。故南方多暖。天三生木。地八成之。本於地而天成者。地不能自生。必待天氣至。而地方顯生生之功焉。三八在東。爲青帝之居。蒼龍七宿之分。其德爲仁。其色爲青。其性曲直。其蟲爲毛。其味爲酸。其音爲角。於時爲春。爲甲乙寅卯之鄉。震巽碧綠之地。木能生火。故曰大明出於扶桑。北方天一生水。左行一步。一者奇也。奇圓圍三。故東曰天三。此乙癸之所以同源也。自一而三。其陽氣上升之義乎。天一之地。其冬至復卦之地乎。地二在南。右行一步。二者偶也。偶方圍四。故地四生金。二其夏至姤卦之位。陰氣下降之義乎。火金其互生乎。河圖地四。二之變也。土生金。火亦生金也。地支金生於巳。故洛書戴九。金居火地。右七火居金鄉。雖有扶生抑殺之義。而金實無火不成器也。四九在西。金能生水。故河源發於崑崙。江漢東流。而朝宗於海。西方爲素靈白帝之居。白虎七宿之分。其德爲義。其色爲白。其味爲辛。其性從革。其蟲爲甲。其音爲商。爲庚辛申酉之鄉。乾兌七赤之地。於時爲秋。一至三爲春分。其氣溫和。發生萬物。陽之用。



也。二至四爲秋分。其氣清肅。收斂萬物。陰之用也。陽德爲日。故日生於東。陰形爲月。故月生於西。日生於東。木火一家。故羽毛之族。飛者行空。走者行陸。陸者稟四陽初發之氣而生。其大壯與震之時乎。故駮駝象馬。以力代人。壯之義也。飛者稟六陽升極之氣而生。其姤與離之時乎。離者麗也。故其羽色鮮豔華麗。言揚火也。聲音屬火。故羽族多以聲悅人。火主禮。故鴛不亂配。雁不亂羣。而飛行有序。木主仁。故象馬之類。不食生蟲。代人服勞。鹿運尾閭而鍊精。得乙癸同源之義。鶴守頂門而鍊神。得木火通明之義。故鶴爲仙禽。鹿爲靈獸。多與神人相近。而凡庸之人。聰明之輩。多有不惜精神者。豈以人而不如鳥與獸乎。月生於西。金水一家。故甲蟲近山。鱗蟲近淵。甲族雖與鱗族同潛於淵。然甲族多有離水而行陸者。以其得秋金之氣。降而未深。故半水半陸。鱗蟲得冬水之氣。降而最下。故其性潛游。離水不生。陸行者少。金蟲掛甲。稟肅殺之氣。故武將班西。披堅執銳。司殺伐之權。秋之刑也。鱗爲毛蟲之長。稟仁慈之性。故文臣班東。執筆傳言。司教化之權。春之德也。以故鳳鳴岐山。文王開西周之瑞。麟夢闕里。仲尼衍東魯之祥。以是知文明之運。多在元亨也。元爲春。春爲木。木蟲毛。麟爲毛蟲之長。亨爲夏。夏爲火。

火蟲羽。鳳爲羽蟲之長。龜與龍不多祥瑞者。無乃爲其稟肅殺沈降之氣乎。天子稱龍。龍屬水。天一生水。水性善利萬物。水生於天。天無水則化機頓息。人無君則禍亂斯興。天一生水。爲五行之先。衆陽之首故也。母后稱鳳。鳳爲火族。地二生火。二爲陰。故母后象之一爲陽。故君父象之。君父法天。母后象地。動靜陰陽之義也。龜爲甲蟲之長。得金之靈。金在人爲肺臟。肺主氣。故龜服天地之氣而調息。其神通五氣之休咎。而善斷災祥。豫以告人。使之知所趨避。金性之義也。龍爲水族之長。水爲月。故驪龍養珠。蚌蛤養珠。神龜服氣而長生。驪龍養珠而成寶。皆明金水相涵之義也。木火通明。離宮修定之法也。金水相涵。水府求玄之法也。四靈之德。各歸一端。曲能有誠。足以通神。况人得五行之全乎。土之生數本於五者。備四象之全也。一者奇也。水之數也。奇圓圍三。三者木之數也。二者偶也。火之數也。偶方圍四。四者金之數也。三用其全。四用其半。合而成五。故土之生數用五。五者非他。兼四象而一之也。因其兼全四象。故兼通四象。土生於五。而成於十。五行之中。惟土數居多。故以河圖爲地盤。地以土爲主。又得陰數之多。故地靜而天動。天何以動。陽數多也。洛書陽數二十有五。陰數二十。又化居四維。五陽居中。

四正四維。縱橫十五。一氣渾圓之謂也。其一白居坎。二黑居坤。三碧居震。四綠居巽。五黃居中。六白在乾。七赤在兌。八白在艮。九紫在離。離之九紫。即河圖金之成數也。以之居火鄉者。火尅金。火亦能生金也。五金無火不成器。故庚金之生長在巳。七赤之兌。即河圖火之成數也。不惟火能生金。而金亦能生火。故鑽燧改火。火生於木。而後之火種。由金石相擊而生。蓋數使之然也。金火易位。一則寄體而生。一則扶生抑殺者也。非如是。而一氣不能縱橫十五。圓通無礙也。河圖偶數多。以土爲主。故其德方而爲地。洛書奇數多。以氣爲主。其神圓而爲天。洛書五黃。乃元氣之本體也。元氣之陽生於子。一白之坎屬之。爲冬至之復。元氣之陰生於午。九紫之離屬之。爲夏至之姤。自子至午。太極之陽儀也。復。臨。泰。壯。夬。乾。陽進之卦屬之。歷百八十日有奇。爲十二氣。三十六候有奇。升極而降。自午至子。太極之陰儀也。姤。遯。否。觀。剝。坤。陰生之卦屬之。歷百八十日有奇。亦爲十二氣。三十六候有奇。降極復升。而循環無端。復爲陽始。姤爲陰始。太極分兩儀也。三碧之壯。陽之半也。七赤之觀。陰之半也。而四象生矣。二至二分。加四立而爲八節。八節即八卦也。冬至爲坎。立春爲艮。春分爲震。立夏爲巽。夏至爲離。立秋爲坤。秋分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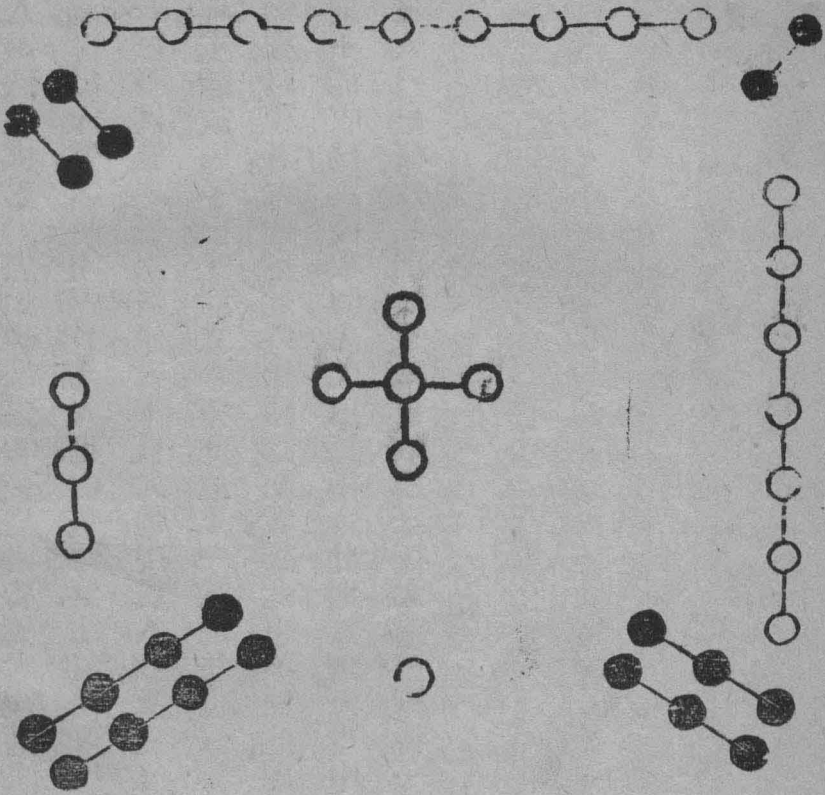
兌。立冬爲乾。一卦三爻。故一節統三氣。一氣統三候。故二十四氣。七十二候。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。而卦氣周矣。三百六十日。即三百六十爻。爲六十卦。再加乾坤爲元氣之體。坎離爲元氣之用。而六十四卦周矣。故洛書之動。一氣流行。圖圖一天也。三百六十日。一歲之正數。餘五日四分日之一者。氣盈之說也。故今年欲知來年春。再加五日三時辰也。洛書九宮。即古之井田法也。四正四隅。八家皆私百畝也。故其中爲公田。五黃居中而爲主也。分田制祿。井田法也。建邦設都。則爲九州。代天理物。則爲九疇。司馬招討。行則爲陣。住則爲營。天時地利。奇正變化。莫非此也。故丹士逆還之法。本於洛書。七返九還。用金火也。取坎填離。運子午也。涵養本原。守元氣也。脫胎神化。還元氣也。守元氣者。盡人也。還元氣者。合天也。此金丹二乘之法也。洛書氣天也。氣則流行不息。終而復始。河圖者。理天也。無形之河圖爲理天。包乎氣天之外。貫乎大地之中。寂然不動。常而不變。此即佛之所謂一合理相。老子之所謂大道無形。孔子之所謂一以貫之者也。河圖者。理地也。無形之理。超乎氣天之外。氣天有盡。此理無盡。有形之質。處於氣天之中。承天而行。蓋有形之河圖爲地。猶人之質也。流行之洛書爲天。猶人之氣也。無



形之河圖。猶人本然之性。先天之元神也。質者交易之易。氣者變易之易。神者不易之易也。自理入氣。自氣入質。迷而不返者。凡人也。由質悟氣。由氣悟理。返本還元者。聖賢仙佛也。理之一無不貫。氣之一上貫星斗。下貫大地。中貫人物。故曰三教歸一。萬法歸一。一即理也。理主靜。故周子曰。主靜立人極。此最上一乘之法也。修養學道者。皆曰歸根認祖。此外無根。歸根者。歸此也。此外無祖。認祖者。認此也。不知此。則不能自度。焉能普度。不得此。則不能收己。焉能收圓。先天曰無極。舍此別無無極也。中天曰太極。出此別無太極也。後天曰皇極。外此別無皇極也。故曰三極大道。三極皆一也。

# 書 洛

一頁探原



或有問於余曰。先生所言窮理盡性至命之事。與夫無極。太極。理性。氣性。大易河洛。天人一貫之說。固已大無不包。微無不入。乃吾儒之正傳。可以正人心。息邪說。聖賢命脈。賴以不泯。若得其人而行之。亦可以上不得罪於聖賢。下不爲害於將來矣。而又兼及金丹之法。涅槃之道。不幾浸淫於佛老。二氏之說乎。此吾之所未解也。余應之曰。先生所謂聖賢命脈。則吾豈敢。但佛老亦古聖人也。余愛之慕之。惟恐言之不能盡其詳。行之未能造其域也。豈但兼及而已哉。昔孔子往聖。曾問禮於道君。當今聖主。猶特重於佛典。世祖有歸山之詩。自稱爲西方衲子。世宗有語錄之傳。已曾言化城遊歷。國初諸聖。大都深入佛海。兼重道藏。語錄云。吾本大覺法王。欲紹堯舜之治。故循周孔之轍。此本朝三教並重之所由來也。故能道繼二帝。治邁漢唐。深仁厚澤。曠代未有。如果釋道誠非。國初聖聖相繼。去之久矣。何待今日。蓋本朝諸聖所重者。二氏之精髓。命脈。心法。道統之真傳。用以涵養性天。返本還源。故能頓悟直超。誕登道岸。及至進步於百尺杆頭而後。方見大本大原。三教合轍。所以臻清靜無爲之治。而獲效若是之速也。如往昔秦皇。漢武。及梁主。蕭衍等君。所重者。二氏之皮毛。近似。其貪心慾染。未能格除。非不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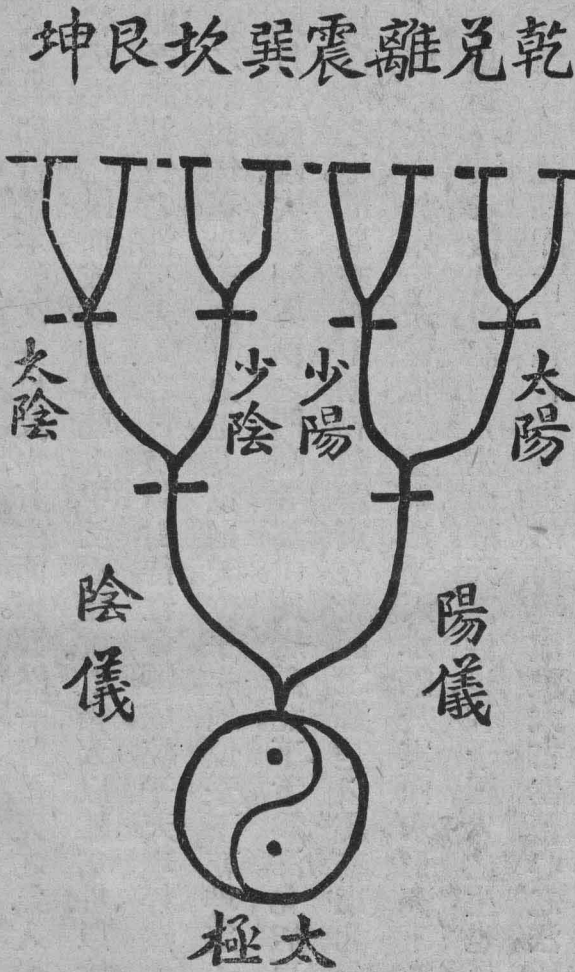
安期生，東方朔。西來達摩之真仙，真佛。列於其朝。奈其所好者。在彼而不在此。聲色貨利。填滿胸襟。是以真人雖遇。因受教無地。故真傳未得。而旁溪曲徑之方士。即乘其貪而入之。無怪其苦死無成。貽譏於天下後世也。是豈仙佛之過哉。余也生長蓬華。竊不自揣。自童子之時。即深慕聖人之道。以爲可學而至。奈家貧親老。無力從師。不得已取往聖之遺編。吟咏揣摩。十餘年來。汜濫涉獵。未獲適歸。至二十七歲。蒙洱東萬春劉師之引進。得山西鶴天姚師之指示。入室靜坐。涵養本源。由定靜而悟大化。始知心源性海。三教合轍。登峯造極。萬聖同歸。故不揣固陋。於大易河洛理學。數學。象學之說。及明德率性。格物致知。精一執中之旨。微有解釋。未知是否。尙待就正。今蒙先生下問金丹之法。涇鑿之道。余雖微有管窺。實則未達精微。亦不過聊陳梗概。藉明不敢忘本之心跡云爾。夫金丹者。乃仙家之寓言。實易學之真諦也。何謂金。補離成乾之謂也。何謂丹。萬殊歸一之謂也。蓋性命之說。吾儒與丹士。微有不同。吾儒之所謂性命者。以無極之真理謂天。以分於無極謂之命。以無極之真。妙合二五。主持形骸謂之性。天者萬物統體之極。而命與性者。物物各具之極也。性命本是一事。而異其名者。在天在人。賦畀稟



受之分也。丹士性命之說。有先天後天之分。未生以前。謂之先天。此時以乾爲性。以坤爲命。先天之性。即吾儒本然之性也。及至有生而後。因然一聲。後天之氣入。先天之氣隱。於是乾失中爻之陽而成離。坤得乾之中爻而變坎。故後天以離爲性。以坎爲命。後天之性。即吾儒氣質之性也。先天之性。陰陽對待。性命渾成。純乎天理。粹然至善。不識不知。順帝之則。此伏羲先天之卦象也。其位則天位乎上。地位乎下。乾坤定。子午之位。日生於東。月生於西。坎離列卯酉之門。高者爲山。艮居西北。下者爲澤。兌居東南。燥物爲風。申爲白虎之地。故巽在西南。動物爲雷。寅在青龍之鄉。是以震在東北。先天之體。皆居生位。譬之火寓於木而未燃。炎上者未親乎天。水隱於雲而未形。潤下者未至於地。此山輝川媚。淳樸未散時也。記曰。人生而靜。天之性也。程子曰。人之生也。真而靜。其未發也。五性具焉。此性即孟子性善之性也。然而理微道大。古聖傳心之法。或名之謂精。名之謂一。名之謂中。名之謂誠。謂敬。不過欲人返乎此時之性也。而豈有他哉。此時之性何如。純乎理不雜乎氣而已。先天之數。曰乾一。兌二。離三。震四。巽五。坎六。艮七。坤八。乾以原始。坤以要終。兩頭包括陰陽。震爲天根。巽爲月窟。一中分出造化。往哲旣言。

之矣。然而數何為而起也。卦何為而畫也。

### 先天八卦四象兩儀圖



數之起。其本於此乎。何謂太極。一氣之謂也。何謂兩儀。升降之謂也。何謂四象。二至二

分之謂也。何謂八卦。二至二分。再加四立之謂也。由是而二十四氣。七十二候。三百六十五日。四分日之一。在曆爲日。在天爲度。在易爲爻。爲策。夫三百六十策。爲一期之日。三百六十爻。爲周天之數。而易有三百八十四爻者。何也。蓋三百六十爻。乃一氣往來所經之度。再加一氣之本體爲乾坤。大用爲坎離。四卦之二十四爻。此六十四卦。三百八十四爻之所從來也。夫三百六十日。即三百六十爻。爲一歲之正數。尙餘五日四分日之一者。氣之盈也。加以朔虛。此閏餘之所從來也。氣盈者。太極天也。洛書之數也。數學也。爲氣質之性。氣數之命。人心。識神之所從來。朔虛者。兩儀天也。象學也。數學氣也。象學則入於質矣。蓋質之象本於日月。日月者。男女之象也。乾坤者。父母之象也。日交於月。而生卦爻。天交於地。而生萬物。此交易之易也。質也。一氣流行。寒暑代謝。此變易之易也。氣也。交易之象。本於變易之氣。變易之氣。本於無極不易之理。理者何。即孔子一貫之一。釋迦歸一之一。老子守一之一也。是一也。佛曰金剛。道曰金丹。儒曰天命之性。名雖分三。其實一也。蓋金者天性之體。剛者天性之用。性之體。萬劫不壞。性之用。斬斷塵緣。金丹之說。老莊之書。不多概見。至漢魏伯陽真人。本易道著參同契。借乾坤坎

離。陰陽男女。日月龍虎。鉛汞鼎爐之象。以明丹道之妙。其意蓋謂天有日月。人有精神。精神相交。如日月之晦朔弦望。呼吸升降。如一氣之寒暑往來。此交易變易之象也。人之未生以前。乾爲首。坤爲腹。任督未斷。精氣神三者合一。此先天之卦象也。精爲元精。氣爲元氣。神爲元神。如水在山。如火蘊木。不識不知。渾然天理。粹然至善。此人生而靜之性也。及至十月胎圓。瓜熟蒂落。因地一聲。太極之氣。由口鼻而入。任督中斷。火性炎上。神寓於目。乾首虛而成離。水性潤下。氣根於腎。坤腹實而變坎。龍虎鉛汞種種異名。不出先天之乾坤。變後天坎離之中爻而已。先天者。本然之性也。後天者。氣質之性也。性入後天。則元精蔽於交感之精。元氣蔽於口鼻之氣。元神蔽於思慮之神。迷其真而逐其妄矣。原其始之從來。則虛生神。神生氣。氣生精。自無而有。順其自然。則精泄氣。氣泄神。順行向下。落花流水。往而不返。此由聖入凡。日流污下之道也。金丹工夫。積精息念。閉息凝神。靜極生動。精化爲氣。坎中之陽。沖開三關。上升崑崙。降入離宮。神氣合一。復還乾元面目。再加烹鍊溫養。脫胎神化。合於太虛。金丹之功完矣。何爲金。乾爲金。又乾爲天也。天者萬物統體之性。性者物物各具之天也。何又名之謂丹。因人落後天。乾



坤之體變而爲坎離之用。離爲日。坎爲月。日上月下。易也。離火下降。坎水上升。水火既濟。日月會合。明也。煉成一片。打成一團。還於一理。丹也。有曰九轉金丹者。轉回坎中之九也。有曰還陽丹者。還回乾元之象也。有曰紫金丹者。離爲九紫之地。此老莊以下之說也。較之古昔。頗易入手。然稍涉跡象。根性鈍闇者。微有錯會。而旁溪曲徑之異端。紛然起矣。此功中之過也。有志立言者。不可不知此道家金丹之說也。而釋氏南無阿彌陀佛之六字真言。實兼儒家之精微。達天人之蘊奧。三千年來。教者失意傳言。學者誦言忘味。以佛祖傳心之真文。當作凡世祈福之神咒。致使西竺道法。湮沒不彰。不幾大負釋迦托文載道。以道覺世。因覺成道。道脈接緒之盛意乎。謹粗解大意。使學者知西天東土。非有二道。上天下地。原自一理也。

### 南無阿彌陀佛解

南者。乃先天乾位。乾爲天。天則無大不包。一氣流行。寒暑代謝。此變易之易也。又爲後天離位。離爲日。日則明無不照。朔望盈虧。日月週轉。此交易之易也。大無不包。明無不照。猶不足以盡佛法之妙。惟無則無微不入。無聲無臭。無形無象。無始無終。無在而無

不在。此不易之易也。交易之易，象也。爲畫卦之所自來。變易之易，氣也。爲序疇之所自來。不易之易，理也。爲河圖之所自來。萬物統體之理，爲降衷之維皇。物物各具之理，爲虛靈之明命。虛靈明命，即南方妙無也。妙無，即佛之所謂正法眼藏。涅槃妙心，金剛性舍利子也。人人有此妙無之性，因拘於氣稟，蔽於物欲，往往有而不知其有，故迷真逐妄。流浪生死，長沉苦海。三教傳心，即傳此南方妙無之心也。學者知其所在而修之，可以見性成佛。阿彌陀者，造詣之次第也。蓋積精息念，凝聚堅固之謂阿。此初乘法也。在釋爲清靜法身。在道爲太清真人。在儒爲充實而有光輝之大人。直養無害，充塞周遍之謂彌。此中乘法也。在釋爲圓滿報身。在道爲上清真人。在儒爲大而化之之聖人。神化自然，圓通應感之爲陀。此上乘之法。最上一乘之法也。在釋爲千百億化身。在道爲玉清真人。在儒爲聖而不可知之神人。儒之所謂神，道之所謂仙，釋之所謂佛，其義一也。故曰：凝聚堅固之謂阿，充塞週遍之謂彌，圓通應感之謂陀。三者成就之謂佛。只此六字真詮，會通三教，貫徹天人，虞廷一十六字，中庸三十三章，道德五千，南華十萬，釋典五千四十八卷，皆不出此六字之外矣。守之約而施之博，言似近而指實遠，如佛非

大聖。而能如是乎。佛吾無間然矣。

昨遊長顯孫先生書齋。其壁間自寫一聯云。前身本是明月。幾生修到梅花。余恐其自安中乘。不求無上之道。因答之一詩云。真心莫比天邊月。妙性非同雪裏花。假使清高修得到。仍然宇宙第三家。問曰。若以明月爲第三家。則道典之所謂。心比中天寶月。是以心爲月也。佛典之所謂。佛日增輝。是以心爲日也。今日真心莫比天邊月。未到乾坤第一家。然則彼皆非歟。余曰。何可非也。此釋迦老子以後。由漸而入之教法也。蓋道典以心爲月者。乃水府求玄。修命之說也。釋典以心爲日者。是離宮修定。修性之說也。再者丹家之論。或曰鉛汞相投。或曰龜蛇盤結。以及龍虎嬰姁。鼎爐水火。攢簇交媾。烹煉溫養。沐浴脫胎。等等工夫。此又性命雙修之說也。夫修命而不修性者。執於有。修性而不修命者。淪於無。此中乘之法也。性命雙修者。陰陽會合。仍還太極本體。此抱元守一。萬法歸一之說。上乘之法也。又問曰。修命不修性。修性不修命者。謂之中乘。性命雙修者。謂之上乘。據子所言。中乘者。宇宙之第三家。不用說。上乘是第二家矣。夫上乘之法。旣曰抱元守一。又曰萬法歸一。守一歸一。亦已至矣。今日第二家者。但不知二家之上。

那裏還有第一家也。余曰：難言也。試先即釋道兩家之言以證之。當日神光二祖講萬法歸一之道。自謂超佛越祖。可以大闡宗風。及聞達摩初祖西來。在少林面壁。光遂往見。質所學焉。達摩問曰：萬法歸一。一歸何處。光無對。始悟己說。仍在輪迴。因拜求指點。摩顧光曰：諸佛無上妙道。豈以小德小智。輕心慢心。得冀真乘耶。光聞摩誨。於是潛取利刀。自斷左臂。置摩前。以示誠心。摩知是法器。遂授以真宗。光即頓悟無上。紹佛門之嫡派。後有偈曰：不知到底一歸何。是以神光拜達摩。立雪少林爲甚事。只求一指躲闍羅。由此觀之。萬法歸一。乃下手之事。非了手之事也。昔黃龍機禪師。登壇說法。純陽祖在下聽之。黃龍禪師問曰：下邊是何道人。呂祖應曰：雲水道人。禪師曰：雲盡水乾。子歸何處。呂祖言下大悟。因有詩曰：棄却瓢囊擗碎琴。而今不鍊鑛中金。自從一見黃龍後。始悔當年錯用心。若此者。皆佛老之最上一乘。乃宇宙之第一家也。問者唯唯。余曰：子以爲如是而已乎。此乃佛老出世之法。仍非聖賢治世之法也。問者曰：聖賢治世之法。還有進於此者乎。余曰：有。蓋自青牛西去。道有五祖七真。白馬東來。佛有二宗五派。此數真者。大概出家修行。直超彼岸。頓悟無生。高則高矣。然棄人求天。體重於用。較之聖



人。盡人合天。體用兼該之學。則有間矣。性命之說。自老子孔子之後。又有兩講。最下者。以知覺爲性。以四大爲命。此正所謂杞柳之性。湍水之性。可以爲善。可以爲不善之性。以及荀子性惡之性之說也。此只知有氣數之命。氣質之性。道之所以不明也。再上則以神爲性。以氣爲命。神氣合一。便是性命雙修。此等工夫。以積精爲立基。以息念爲下手。以神氣合一爲得藥。以凝神不散爲溫養。以神還太虛。杆頭進步爲丹成。此乃學者必由之徑。違道原自不遠。所可議者。性命之說。與孔子微有不同。故入門之處。歧途紛起。蓋因神氣二物。或名之爲龍虎。名之爲鉛汞。名之爲嬰姪。以及龜蛇。水火。日月。白雪。黃芽。種種名號。數之不盡。冀以接引後進。乃度世一片婆心也。無如後人。識薄見淺。妄猜妄議。以致修行路上。異端百出。言鼎爐也。則流爲燒鍊之家。有服金丹而致斃者矣。言男女也。則流爲採補之家。有服紅鉛而造孽者矣。種種積弊。指不勝屈。此皆立言之過也。然後知孔門傳心。引而不發。務從日用倫常中入。良有深意。夫子之言性命也。其對於魯哀。則曰。分於道謂之命。形於一謂之性。子思著中庸。則曰。天命之謂性。由此觀之。夫子之所謂道。即子思之所謂天。子思之所謂天。亦即夫子之所謂道也。後之學者。

不明道與天爲何物。而高談性命者。大概破道之言也。橫渠先生曰。太極之謂道。又曰。太虛即氣。是氣也。非大塊之噫氣。非口鼻之食氣。乃所謂先天之氣。太和元氣也。太和元氣。以全體而言。則謂之太極。以動靜而言。則謂之兩儀。以流行不息。運轉周天而言。則謂之四象八卦。六十四卦。三百八十四爻。以及二十四氣。三百六十五日。四分日之一。莫非元氣之運用也。故易曰。範圍天地而不過。曲成萬物而不遺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。故神無方而易無體。神也。易也。道也。天也。莫非理與氣之別名也。此理氣也。豎窮三界。橫亘八荒。無名無象。而爲名。名象象之原。無色無形。而爲色。色形形之主。升浮也而生機出。天道之元亨寓焉。而仁禮有其根矣。降沈也而殺氣至。天道之利貞寓焉。而義智有其基矣。此即夫子之所謂道。子思之所謂天。張子之所謂太虛。周子所謂無極之真也。天者非蒼蒼之天。青青之天。高不可及之天。乃無聲無臭。不睹不聞。無處不有。無時不然。超乎蒼蒼青青。高不可及之外。貫乎生生元元。有情無情之中。主持萬類之天也。周子曰。無極之真。二五之精。妙合而凝。乾道成男。坤道成女。蓋無極之真。天理也。二五之精。父母也。二五交而天理入。無寓有中。三家混合時。人生之所自來。即性命之所

從有也。此理也。未入二五之中。爲萬物統體之天。既入二五之中。爲物物各具之天。自天而分謂之命。主持形骸謂之性。天一大天。性一小天。天有元亨利貞。性具仁義禮智。人能實踐仁義禮智。謂之率性。人知此性分於天。仍將此性還乎天。謂之合天。知此謂之窮理。行此謂之盡性。完此謂之至命。如此則謂大而化之之聖。聖而不可知之之神。天即人而人即天。又何事乎偃仰屈伸。服食導引爲哉。此孔子之道。所以歷萬世而無弊也。今聊述夫子立言之梗概。藉以就正於有道者。顏淵問仁。子曰克己復禮。只此四字而已。舉凡天德王道。德性問學。上之可以繼往聖。下之可以開來學者。莫不顯微畢具。體用兼該。守之約而施之博。所謂言近而指遠者。善言也。其此之謂乎。何爲己。欲也。私也。偏也。害仁之事也。小而聲色貨利。大而富貴功名。凡有所爲而爲之者。皆己也。何爲禮。誠也。公也。中也。成仁之事也。近而忠孝節義。高而大化聖神。凡無所爲而爲之者。皆禮也。克復之功。先即事君言之。夫爲官而志在溫飽。事君而有意沽名。臨事而畏難苟安。盡節而貪生怕死。凡有是心。則無在非欲。無在非私。無在非偏也。克而去之。則惟知君之當事。忠之當盡。此心坦白。廓然大公。處常則靖恭爾位。好是正直。處變則鞠躬

盡瘁。死而後已。即致君於當道。躋世於仁壽。富甲天下。貴爲王侯。功蓋寰宇。名垂竹帛。亦行其所無事之天。然克己乃守約之事。明體之事也。復天理之理。猶未復三千三百之禮也。事君而不知復三千三百之禮。則流爲忠而不學之議。欲行王道者。尊德性而外。道問學之功。又不容緩矣。明其體而達其用。守之約而施之博。舉凡禮樂刑政之間。因革損益之處。不泥於古。不流於俗。隨時制宜。各得其當。然後謂之復禮也。若克己而不知復禮。則流爲空虛之清談。復禮而不知克己。則流爲泥古之變更。此又後世學術之弊。不可不知也。言克己必繼以復禮。然後知聖人立言於無過之地。無在非至誠至公。大中之流露也。是故王道必本天德。性命不外倫常。體用本末。缺一不可。知此者謂之知道。行此者謂之得道。完此者謂之成道。如是大之可爲聖賢。次亦無愧名教。持此以繼往。則爲堯舜。周文。孔子。顏。曾。濂。洛。關。閩之嫡派。持此以開來。則爲道德文章。禮樂刑政。忠孝節義之宗師。較之佛門三宗五派。道家五祖七真。似乎亦不甚相背矣。此豈非宇宙第一家乎。孟子曰。乃所願則學孔子也。吾亦爲然。



## 理性釋疑

或問金丹龍虎鉛汞鼎爐離性坎命之說。是耶非耶。余曰。此法較之旁門外道。則有是處。證之三教聖人。則有非處。何也。孔子之道。以天命爲性。以率性爲道。命者以賦畀而言。性者以稟受而言。賦畀理也。稟受亦理也。理者本然之性。即無極之真也。故周子曰。無極之真。二五之精。妙合而凝。此理乃三教之極致。故儒曰。性即理也。金剛經曰。一合理相。心印經曰。三品一理。中庸曰。率性之謂道。易曰。成性存存。道義之門。孟子曰。盡其心者。知其性也。知其性則知天矣。又曰。存其心。養其性。所以事天也。清靜經曰。眞常應物。眞常得性。金剛經曰。福德性。六祖曰。見性成佛。是故孔子以率性而成聖。釋迦以見性而成佛。老君以得性而成道。此明心見性。存心養性。修心鍊性。歸一守一。一貫之所自來也。釋迦言性而不言命。孔子以天命者爲性。性與命原是一理。老子雖言性命。而未嘗以離中之眞陰謂性。坎中之眞陽謂命也。如清靜經之眞常得性。道德經曰。歸根復命。得性者盡人也。復命者合天也。而孔子亦曰。窮理盡性。以至於命。三教心法。秦漢而下。皆失其眞。學者各逞臆見。此註經經亡。講佛罵佛。小言破道之所以然也。金丹之

說。始於漢朝魏伯陽。其所註參同契。於日月之盈虧。一氣之升降。易象易數。雖頗詳盡。然達於交易變易。而不達不易之理。此性命之道。歧途百出之所由來也。當今之世。有以知覺運動爲性。以四大假合爲命者。此最下之說也。有以離中之眞陰爲性。坎中之眞陽爲命者。離中乃夏至之氣也。坎中乃冬至之氣也。以陰陽二氣爲性命。乃氣質之性。氣數之命也。此說較之告子。猶下一籌。何也。告子雖言性。未嘗教人矯揉造作。團結龜蛇。運搬龍虎也。人身之氣。呼吸升降。本於自然。如必升者使降。降者使升。妄動氣血。有乖天常。不惟不能成道。妄動氣血之病。從此生矣。有以神爲性。氣爲命者。此說較前二說。頗有眞得。神氣合一。爲性命雙修。神氣合一者。無思無慮。心息相依之謂也。此法漸入眞宗。然於三聖命脈。猶有一間未達者。抑曰。神氣先天後天猶混也。此法絕慮忘思。久行不怠。可以長生。而不可以造聖人之域。何也。知小而不知大。知人而不知天。戀形不捨。猶有壽者相也。豈知天地之大。尙且有壞。況此血肉之軀。即使守定神氣。坐五百年。猶是守尸鬼耳。焉能終於不壞哉。聖域者。純於理。而不雜於氣也。故儒曰。窮神知化。道曰。谷神不死。佛曰。正法眼藏。涅槃妙心。言雖不同。而理則一也。或又問曰。先生所

傳末後一着。掃心飛相。神合太虛。與明心見性。頗有符合。然不從命功下手。不幾於落虛空乎。余曰。先生非聖人之徒乎。何其不達眞空。執相之甚也。豈不聞中庸云。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。德輶如毛。毛猶有倫。上天之載。無聲無臭至矣。聲臭已無形矣。蓋毛者象也。聲臭者氣也。離象離氣。非理而何。金剛經曰。若以色見我。以聲音求我。是人行邪道。不能見如來。此如來法相。視之不見。聽之不聞。故能體物而不遺也。清靜經曰。大道無形。生育天地。三教聖人。皆以視之不見。聽之不聞。包羅天地。養育羣生者爲道。而先生獨以爲落空者。爲丹經喻言所惑也。諸丹經皆以和合四相。攢五行。結聖胎。放陽神。爲金丹了手。於是有火降水升。金木交並。抽汞添鉛。種種造作。苦死無成。尙且終身不悟。以訛傳訛。自誤誤人。可悲可憫。吾今破此迷團疑網。免致遺誤世人。失落眞性。何爲金。乾爲金。何爲天。乾爲天。萬物統體一天。物物各具一天。天理天氣。在天爲命。在人爲性。氣天之性。終有窮盡。理天之理。萬劫常存。氣者鬼胎也。理者聖胎也。修真之士。先知四大爲假。魂魄非眞。無始以來。不增不減。惟此天理之性耳。性受太虛空。自天而人。性合太虛空。盡人合天。悟到元神理性。謂之結胎。悟到神通廣大。性合無極。謂之脫胎。若

捨元神理性。而別求聖胎。是拋照乘之珠。而求魚目也。騎驢覓驢。認賊爲子。揠苗助長。無益有害也。吾以常清常靜。非禮勿視。聽言動。無人我。衆生壽者相。爲鍊已築基。以頓悟本來乾元面目。元神理性。爲得藥結胎。以飢饉渴飲。夏葛冬裘。貴賤有等。長幼有序。從容中道。爲沐浴溫養。周天火候。以數盡理純。性合無極。爲脫胎神化。以造詣淺深。知行純駁。而分賢關聖域。以接緒道統。俎豆廟貌。師表萬世。爲證果朝元。自子會開天。萬物自無入有。自理入氣。自氣入象也。午會傳道者。由象悟氣。由氣悟理。象則壞速。氣則毀遲。理則主氣主象。而萬劫不壞也。人人皆違乎理。則生死輪迴。人人皆還於理。則天地或幾乎息矣。此元會運世。升降消息。自然之理也。堯舜禹湯。首開心傳。其道統之春乎。三教聖人。繼往開來。乃道統之夏也。過此而後。有聖人出。非秋而何。春發夏長。秋收冬藏。而元會運世完矣。

夫道者有盛有衰。有分有合。亘古至今。無窮無盡。往來代謝。若循環焉。道即理也。理本一致。有何盛衰。而曰有盛有衰者。運會之升降使然也。本無分合。而曰有分有合者。教化之整散使然也。道包天地。道貫萬類。無時不有。無處不然。無形無色。而爲形形色色。



之本。無聲無臭。而爲聲聲臭臭之源。稟賦也。而有性命。屈伸也。以判陰陽。由此觀之。易不始於先天之畫。畫前原有真易。道不始於中天之傳。不傳豈無至道。然畫前有易。非神難見。不傳有道。非聖難知。以畫以傳。使不見有易。不知有道者。可以見易。可以知道。此上古聖神。繼天立極。代天宣化。而道統之傳。有自來矣。道雖無時不有。而太古以前。荒渺難憑。故孔子著書。斷自唐虞。此道傳中天的所由來也。自是以來。堯以是傳之舜。舜以是傳之禹。禹以是傳之湯。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。此時天無二日。民無二王。此所謂三代以上。道在君相。教之整也。整則不分。自昭穆以降。教漸陵夷。迨至幽厲。頽焉莫救。教之衰也。於是孔子教於杏壇。老聃傳於柱下。而釋迦文佛化起西域。此所謂三代而下。道在師儒。教之散也。散則分矣。孔子之教。存心養性。以一貫爲宗旨。佛氏之教。明心見性。以歸一爲宗旨。老氏之教。修心鍊性。以守一爲宗旨。三教聖人。雖天各一方。地分華夷。而其教之不異。若合符節。三教之相同者。心也。性也。一也。道之體也。其或微有不同者。各隨其俗而制其宜也。如儒之大學。以定靜入手。而道家則曰清靜。試問定靜與清靜。有何異處。中庸以不睹不聞爲道體。以無聲無臭爲至道。試問不睹不聞。無聲

無臭。與虛無寂滅有何異處。後之儒者。動以異端歸之佛老。豈不知孔氏家語云。孔子三十四歲。謂南宮敬叔曰。吾聞周有老聃。明道德之原。識禮樂之歸。則吾師也。吾將學焉。敬叔言之。魯君。魯君賜之輿馬僕從。適周問禮。歸謂弟子曰。獸吾知其能走。鳥吾知其能飛。魚吾知其能游。走者可以爲網。飛者可以爲矰。游者可以爲綸。惟龍吾不知其飛騰而上天也。老子其猶龍乎。夫孔子以老子明道德之原。識禮樂之歸。試問道德禮樂。非吾儒之大端乎。而孔子以之爲師。而歎其猶龍。良有以也。而今之言異端者。歸之老子。豈孔子之心乎。至於佛。孔子之時。佛法未入中國。至漢明帝時。金人入夢。中國始知有佛。春秋之世。孔子必不豫先立此異端之名。豫防佛法入中國也。且孔叢子云。太宰嚭問於孔子曰。天下孰爲聖人。孔子對曰。西方有聖人焉。名曰佛。其地不治亦不亂。家語。孔叢子。皆聖門家傳之書。且去聖未遠。不但以老爲異端。亦未嘗以佛爲異端也。而論語言異端之說。必欲加之佛老可乎。且論語之言罔殆。夫學而不思。則心無所得。博而不能反約。其弊也罔。思而不學。則師心自用。無所持循。其弊也殆。孔子之教。尊德性而道問學。體用兼該。學思並重。所以高不入於虛空。下不落於執象。夫學而不思。

其害也。罔學其所學。而不同於聖人之學。不同則異。此執象之異端也。思而不學。其害也。殆亦不同於聖人之學。不同則異。此頑空之異端也。想孔子之時。有此兩種異端。後之學者。未窺三聖之大源。徒執各家粗迹。分門別戶。互相牴牾。雖曰各衛其道。豈知辯愈多而理愈晦。理愈晦而去道遠矣。堂堂大道。三教合轍。特因心法不傳。正宗失授。學者各執一隅。自生秦蕪。三千年來。茅塞益深。天爲之乎。抑人爲之乎。

無極者。理也。神也。太極者。氣也。數也。理。神。經也。氣。數。緯也。經者常而不變。緯則變而有常。常則不疾而速。不行而至。無爲而成。變則有名可稱。有跡可循。往來代謝。此兩者同塞宇宙。同貫萬類。同在不睹不聞之地。無聲無臭之天。而有可道可名。不可道不可名之分。可道可名者。人稟之爲氣質之性。氣數之命。窮通壽夭。智愚賢否。萬有不齊之性命也。不可道不可名者。人稟之爲本然之性。天賦之命。堯舜與人同焉者也。本然之性。即維皇降衷之性。人生而靜之性。性善之性。道心之謂也。氣質之性。乃杞柳之性。湍水之性。性惡之性。可以爲善。可以爲不善之性。人心之謂也。此兩者。一顯一微。顯則易知。流而爲慾。故危殆不安。微則難知。返之爲理。故微渺難見。惟狂克念。理勝慾也。狂可爲

聖。惟聖罔念。欲勝理也。聖可爲狂。聖狂之分。人禽之判。人鬼夢覺。幾希之頃。一念之間。理微道大。小人忽之。君子謹焉。無極而太極。是爲天命之謂性。先天變後天。自天而人。即河圖之順行相生。乃原其始之所自來也。太極還無極。是爲窮理盡性以至命。後天返先天。超凡入聖。即洛書之逆行相尅。乃要其終之所由歸也。

神有理氣之分。理中之神。不疾而速。不行而至。無爲而成。常而不變。妙萬物而爲言者也。無對待。無配偶。一也。獨也。氣中之神。來而伸則爲神。往而屈則爲鬼。神者。升也。陽也。鬼者。降也。陰也。有對待。有配偶。往來循環。分之則有萬殊。合之原自一氣。理中之神。元神也。氣中之神。識神也。元神先天也。持之則日進於高明。識神後天也。縱之則日流乎汚下。兩者雜於方寸。惟知道者能識之。

或有問於余曰。子於理氣性命之說。無極太極之論。微則微矣。然非治世之道也。余曰。先生之言誠然。但當今之世。不如是不足以補其偏而救其弊也。蓋自孔子逝而微言絕。春秋降而功利興。率以富國強民爲急務。道德仁義爲迂闊。故孟子繼孔子之傳。起而救之。以仁義破其功利。以道德敵其富強。以性善挽人心。而闢異端。以知言養氣。存



微言於一綫。迨至暴秦焚書。儒道幾絕。幸而漢興儒雅。遺篇漸復。由是心法降而爲經學。經學降而爲策論。策論降而爲詩賦。至五季衰。斯文一脈掃地盡矣。然天道好還。無往不復。炎宋肇興。眞儒復出。性理圖書之學。始於華山。盛於濂洛。微言之緒。僅延一息。而半山八股之學。亦托始於此。加以周程之世。學禁濂洛。朱子之時。諱言誠正。誠正之外。益以八股。歷代相因。久而彌敝。積案盈箱。莫非時藝。汗牛充棟。盡是文章。經史雖存。率以虛器視之。文章所言。雖皆綱常名教。而綱常名教。猶然如是者。辭藻盛而精微衰。人事密而天事疏也。問有言及身心性命之微者。大半爲富貴功名而設。至於身心性命之實際。不惟不能眞行。亦且不能眞知。因其不能眞知。即有志於行者。亦無從入手。率多望洋而返。此余所以剝盡皮膚。獨標眞實。冀存微言於一綫之鄙意也。末流之弊。余已知之。然余非得已也。如必欲求其達用。則有孔孟之經在。兩端合一。庶乎得其中焉。愚又何必多爲饒舌。

心者。萬化之主宰也。儒曰存心。道曰修心。釋曰明心。皆不離乎心以爲道。第心有人心。道心之分。即有惟危。惟微之別。後世不得心傳者。只知道在心中。不知心在何處。多執

臟腑氣質之心，以爲心者也。是以守其心而執象，虛其心而着空，制其心則理欲交馳。聖凡不分，理氣莫辯，無怪其勞心而無成也。此心堯以是傳之舜，舜以是傳之禹，此見而知之者也。禹以是傳之湯，湯以是傳之文武，周公以是傳之孔子，此聞而知之者也。孔子傳之曾子，曾子傳之子思，子思傳之孟子，此又見而知之者也。孟子以後，心法失傳。歷秦、漢、晉、隋、唐，鮮有造其域者。迨至炎宋受命，五星聚奎，文運天開，希夷首出，灑洛接踵。灑洛之後，厥有龜山。龜山之後，繼以豫章。及至延平，道傳朱子，而心法一脈，遂有鵝湖、鹿洞。朱學、陸學，德性、問學之分。而格物之學，遂有事物、物欲之分。尊德性者，以格爲捍格之格，以物爲物欲之物，其意若曰：人生而靜，天之性也；感於物而動，性之欲也。故孟子曰：養心莫善於寡欲。寡物欲者，仲弓問仁之事也。格物欲者，顏淵問仁之事也。格即克也。此格即書之格，其非心。孟子之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之格，物即己也。格物即克己也。一日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焉。其效之速如是之捷者，其故何也。蓋天命之性，人人固有，特拘於氣稟蔽於物欲，大都有而不知其有。聖聖傳心，即傳其固有之心也。其固有之心，即本然之性。本然之性，即天之所命。天者，人人統體之性。性者，人

人各具之天也。故孟子曰。盡其心者。知其性也。知其性則知天矣。存其心。養其性。所以事天也。天人本自一貫。天統四時。心統四端。天之所具者。人性悉具。特患人不能盡性耳。盡性之道。由致知入手。致知之功。由格物入手。格事物之物者。即流溯源之學也。格物欲之物者。由本及末之學也。若格事物而不知心性之真。則落於執象。格物欲而不知心性之真。則入於頑空。然而心亦難言知矣。若以臟腑之心爲心。則血肉一團。此童婦皆知之心。而非聖賢相傳之心也。此心隨生而有。隨死而無。一氣不來。即成臭穢。而非不因生有。不隨死無。虛靈不昧之心也。若以知覺運動者爲心。此心乃危殆不安之心。而非微妙難見之心。微妙難見之心。天理之心也。危殆不安之心。天氣之心也。血肉一團之心。物象之心也。太極以前。氣具於理。太極之後。理寓於氣。物象者理氣發現。可見之跡耳。理者氣之主。氣者象之充。物象非理氣不生。理氣非物象不顯。理也。氣也。象也。此不易變易交易。三易之所自來。亦愚人。賢人。聖人。之所由分也。愚人執象。賢人通氣。聖人明理。學易者。皆言先天後天。而未有言及理天者。何爲先天。生天者。是。何爲後天。天生者是。生天者。理也。至靜不動天也。天生者。象也。經星緯星天也。一氣流行。默運

四時者宗動天也。道心，理也。上應至靜不動天。此生天地常而不變之天也。造此者爲之聖域。儒曰大成之聖。釋曰大覺金仙。道曰大羅天仙。三教歸一者，歸於理也。故儒曰窮理盡性。道曰三品一理。佛曰一合理相。言雖不同，而理則一也。人心，氣也。上應宗動天。此變而有常之天也。造此者謂之賢關。五官百骸，有象可見之心。上應經星緯星。天，聖人之樂。全道心也。賢人之樂，伏人心也。若以血心爲心，則縱情逐物，萬事擾之。百憂感之。生死限之。無非苦也。何樂之有。今之儒者，大都言心在於善，即是道心。心在於惡，即是人心。若如此論，則鄭之子產，齊之晏嬰，早駕冉有，季路而上矣。而聖廟馨香，未嘗及之者，諒必有道焉。其道爲何。蓋惡者從事於惡，而禍隨之。惡有盡，而禍亦有盡。善者從事於善，而福隨之。善有盡，而福亦有盡。善惡禍福，雖有不同，如不得心法之傳，其不能明善復初，窮理盡性，至命合天，則一也。堂堂霸佐，聲名顯赫，不得列聖賢之班，而區區寒士，伏處蓬茅，反得享俎豆之報者，有道故也。其道確有實在，又非不得其傳。記誦辭章，彷彿疑似，及旁門異端之所能窺測。如以記誦爲道，則六經仍在。三傳猶存。孔孟顏曾，周程張朱而外，何以寥寥其人。此心法之所以不易知，不易言。靈臺神明，道



心之所在也。克己復禮。存道心去人心也。喜怒哀樂未發以前。孔顏樂處。其復見天地之心乎。學者到此境界。正顏子所謂墮肢體黜聰明。離形去智。同於大通時也。亦即孔子所謂窮神知化。至命合天時也。人人各具之理。還於萬物統體之理。無在無不在。而神聖合天之心。亦無在無不在也。故能無思無爲。寂然不動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。此心之初。以降衷而言。謂之命。以稟受而言。謂之性。以應酬萬事而言。謂之心。以其感於萬事。而生喜怒哀樂愛惡欲而言。謂之情。心之所憶。謂之意。心之所之。謂之志。命也。心也。性也。情也。合而言之。一理也。此理以覆育萬物而言。謂之天。以主宰萬物而言。謂之帝。以萬物終始共由而言。謂之道。以無聲無臭。視之不見。聽之不聞。體物不遺。兩在不測。至隱至費。至微至顯。無生萬有。虛含至實。無終無始。無在而無所不在。無物不理。各得其理。至真無妄。寂然不動。感而遂通。不行而至。不疾而速。無爲而成而言。謂之至理。至神。至誠。至善。故天有天理。地有地理。人有性理。物有物理。事有事理。得理則治。失理則亂。知禮之節文。可以制禮。知氣之清濁。可以作樂。教民由此。謂之政。禁民違此。謂之刑。師以教之。賞以輔之。罰以弼之。有始有終。本末不紊。先後有序。而聖賢之能事畢矣。明

乎此。則三教一理。萬國一理。一理者。吾人之宗祖。二氣者。吾人之父母。萬象者。皆宗祖之嫡孫。父母之愛子。吾人之同類。同類之生成有先後。而親親之禮生。識見有明昧。而尊賢之禮生。教養有厚薄。事功有大小。而五服之親。五等之爵。由此而定矣。金石絲竹。可見者象也。清濁高下。可聞者氣也。有是象即有是氣。有是氣即有是音。主之者理也。象本八卦。氣本洛書。理本河圖。先天下而開其物。後天下而成其務。此易所以爲諸經之祖。萬法之原也。明乎此。則宮商角徵羽。可從而辨。君臣民事物。可得而理。樂之和。可以調八風。可以補造化。可以養性情。可以利神人。可以知治亂。樂之所關亦大矣哉。然而失其傳焉。若明乎理爲宗祖。氣爲父母。象爲同氣。同理之由來。則三教一家。萬國一家。如手如足。相敬相愛。無傷宗祖父母之心。則萬國各安其業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。各盡其職。如此。則堯天舜日。可以復見。賢關聖域。可以同登。而大同之世。即在於今日矣。